



大会

第五十四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九次全体会议

1999年9月22日,星期三,下午3时举行
纽约

主席: 古里拉布先生.....(纳米比亚)

下午3时05分开会

吉布提共和国总统伊斯梅尔·奥马尔·贾勒赫先生讲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现在听取吉布提共和国总统的讲话。

吉布提共和国总统伊斯梅尔·奥马尔·贾勒赫先生在陪同下走进大会堂。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大会欢迎吉布提共和国总统伊斯梅尔·奥马尔·贾勒赫先生阁下来到联合国并请他在大会讲话。

贾勒赫总统(以法语发言):在大会本千年这次历史性最后一届会议之际,这是我今年5月任职以来的第一次,我代表吉布提人民向大会所有成员表示我们最衷心的祝愿。主席先生,我还谨祝贺你当选为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主席。你在联合国的长期和广泛经验,在贵国独立前开始作为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的代表,然后继续作为其常驻观察员,使你能够深刻了解大会的内部运作方式及其目前面临的挑战。我们深信,由于你的丰富技巧和承诺,大会本届会议将使一个引人注目的时期十分积极地结束。

我们还希望感谢你的前任,乌拉圭的迪迪埃·奥佩蒂先生,他出色地主持了大会工作。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能够取得如此众多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的奉献精神、技巧和明智管理。

我们还必须确认我们十分敬佩秘书长在困难和艰苦的情况下继续其卓越工作的不懈努力。在许多方面,

本组织面临危及其适当运作的各种挑战,无论是处理冲突、和平与发展问题,或者是处理国际社会许多人所面临的严重贫穷。尽管资金流入在本组织需求日增时急剧减少,但是秘书长通过明智的合理化和调整结构成功地保持了高效力。因此,本组织继续在世界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这大部分归功于秘书长的开明领导。

在这个千年即将结束时,我们看到我们处于一个冷战后全球主义时代。普遍追求经济和金融繁荣必将导致市场开放、资源、资本和劳力的国际流动增加这样一种理论得到加强。有人声称,在我们向前进时这种全球制度将产生更自由的社会和扩大中产阶级队伍,这反过来又形成要求政治自由的压力。最后他们还说,在各国更加相互依赖以及在经济上一体化时,我们都能指望普遍实现和平,因为自由的社会不会进行战争,至少不相互开战。

这种模式要求有效的私营部门占主导地位以及减少政府的作用。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在追求最大的经济灵活性时伴随着出现对法律、社会、金融、经济、政治和体制结构进行大规模改组——或被称为结构调整。这些改革代价高昂,不仅从金融角度来看如此,从人和社会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由于许多国家的社会安全网是由政府部门的工作和服务构成的,缩小政府规模就意味着造成许多痛苦,并往往要付出政治代价。

由于技术普及,特别是通讯部门的技术普及,现在各公司和组织已可能在全球范围内作业,并几乎可以进入它们想要进入的任何地方市场。因此,那些大的跨国公司和金融联合企业逐渐在经济领域占据统治地位,它们日益成为左右大多数经济制度的因素。可以预料,穷人

和未作好准备的人将日益被隔绝和处于边缘地位。因此,越来越多的人普遍反对这种全球势力的破坏性影响是不足为奇的。

第二次世界发展后老的市场经济制度——《马歇尔计划》时代——之所以能够生存,是因为始终是输家的人不多。人人均从该制度中受益并可声称享有今天我们就不能这样说了,因为输家的名单在不断增加,这是不好的兆头。对新的千年来说是个令人忧虑的兆头,由于有着大量的各种可能解决办法,使人感到更加悲哀和愤慨。只要我们有愿意就能使这个制度有效和有益地发挥作用。但目前国际社会缺乏决心和同情心。这预示着人类的前景不妙。

全球化和国际经济的迅速扩大和一体化无疑给许多国家带来了巨大利益,使很多人的生活条件发生积极变化。然而,许多国家及其人民,特别是发展中世界的国家和人民,日益面临边缘化和绝望,因为一体化速度之快使他们难以应付。尤其需要特别注意最不发达国家,以使这些国家不会在贫困和崩溃的深渊中滑落得更深。

显然,非洲之角比其它地区远为更多地遭受了战争、自然灾害、国家崩溃、经济衰退以及国家潜力和人的潜力的浪费。对吉布提来说,仅仅维持生存就一直是一项艰巨的挑战。然而,我们国家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和更团结。我们把这归功于我们的第一任总统和国父、我的导师尊敬的哈桑·古莱德·阿普蒂敦的智慧、坚毅和远见,他在几个月前自愿退休——这是一项值得称道的决定。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并给了这个国家目的和力量。他的英明领导使我们能够生活在和平中,并同时关心我们区域的困难和需要。我自豪地沿着这个伟大的脚印前进,决心捍卫他的遗产以及我国的民主传统和体制。

吉布提将继续为善政、民主和独立而努力,尊重人权。我们将继续按照我们的文化传统向我们区域由于冲突而流离失所的人员提供保护,尽管这将给我们稀少的资源造成巨大压力。

非洲有许多充满希望的地方,但也仍然有许多令人不安的冲突。这些冲突涉及国家、无数的叛乱分子以及分裂主义运动和帮派。几个月前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两个主要国家,尼日利亚和南非,以及在诸如吉布提等一些国家进行了民主选举,同时在给非洲大陆带来灾难的大多数冲突中都正在展开停火和和平进程。

看一看这些事态发展,我们能合理地期待些什么呢?我们必须努力实现什么?我们的首要优先事项必须是结束冲突和毁灭。这就是为什么停火、撤离战斗人员、解除武装、解决冲突以及重新安置流离失所者是非洲的优先事项。

当冲突在非洲的中心地带肆虐时,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危险趋势。冲突不再限于地方或在两个明显的敌对派之间进行,而是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有各种不同目的的参与者。看到这使许多人丧生、造成肆无忌惮的破坏以及各国社会几乎瓦解,令人感到痛心。

因此我们对塞拉利昂残酷的冲突最后得到解决感到欣慰。除了索马里,现在最令人忧虑的冲突或许是在安哥拉,在那里外部角色再次起了重要作用。

因此我们自然支持秘书长的呼吁,他在他关于非洲冲突的报告中呼吁扭转国际社会近几年来不愿意承担与部署维持和平行动有关的政治和财务责任的情况。

我们还必须尽一切努力加强联合国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以及进行冲突后建设和平的能力。

不过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非洲不需要通过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和分区域组织共同加强其应付危机和维持和平的能力。

去年我的前任在向大会讲话时指出,在我们的邻国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之间突然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大规模敌对行动。这在非洲之角造成了许多痛苦、忧虑和不稳定。双方丧失的生命是非洲国家间最多的一次。非统组织和包括吉布提在内的各国作出的持续努力都未取得成功。目前埃塞俄比亚正要求对非统组织提议的“技术安排”作出进一步澄清,我们希望,正在进行的努力将产生人们所期望的突破。如果不能实施停火和不能作出安排,破坏和进一步的生命丧失将再次使人痛心。将需要许多年来修补对非洲之角的种族容忍和信任造成的破坏。因此,我们支持非统组织,它在努力使这场危机得到持久解决方面表现出坚韧的精神和远见。

显然,厄立特里亚必须成为其所有邻国的一个友好邻邦。入侵和地雷、以及训练和武装不满分子使吉布提目前正面临稳定遭受破坏的无情威胁。看来敌对行动不只限于埃塞俄比亚,而已扩大到非洲之角的几乎每一个国家。我们真诚地相信,对厄立特里亚更有利的做法是,成为建立全面和平、增进发展以及解决环境退化

等各种挑战的区域集体努力的一部分,而不是奉行对抗以及无理智的肆意破坏稳定的政策。

巴勒斯坦人同以色列新领导人之间恢复对话带来了在中东制定新的行动计划的充满希望的机会。最迫切的需要是恢复信任——执行这项任务就需要赢得对以色列历届政府的不负责态度感到厌倦的巴勒斯坦人的心。及时地执行最近协议中的规定,应可使双方变得理智、从而有助于建立必要的信心。必须不顾反对派别的活动,利用目前的势头。

现在既已为审议诸如边界、定居点、耶路撒冷地位、难民、用水以及建立巴勒斯坦国等最后地位问题制定了时间表,那么其结果就要看双方的意志和决心了。应该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425 (1978)号决议为解决戈兰高地问题以及为以色列撤出黎巴嫩扫清道路。

几乎在十年前对伊拉克实施的具有破坏性的制裁已使人民受到严重损失,特别是老人、妇女和儿童。我们促请国际社会以现实的态度审查这些制裁,以便彻底予以取消。

最近阿拉伯世界和整个世界失去了几位杰出的和注重实际的领导人。约旦的侯赛因国王、巴林的埃米尔以及摩洛哥的哈桑二世国王已离开了我们。虽然我们感到他们的过早去世是一种损失,但我们坚信他们的遗志将得以继承。

主席先生,谨请耐心听我发言,因为我现在要详细谈一谈索马里的悲惨局势。近十年来我们看到索马里被无情分裂。索马里人民的国家遭受暴力蹂躏,没有政府,他们被剥夺了基本人权。必须尽一切努力减轻几百万索马里人的痛苦,十年来他们一直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住房和用水严重匮乏。到处是无法无天的猖獗行为,国家陷于政治僵局之中,前景暗淡。如果不采取具体行动,其结果就将是人民继续遭受苦难和绝望,索马里邻国的稳定继续受到破坏。

应优先注意这个非常局势,我甚至可以说是个悲剧——应如同对其它悲剧那样给予认真考虑。我们坚信国际稳定和区域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本组织所有会员国的国内稳定。

十分不幸的是,国际社会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似乎只是因为它没有涉及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因此就任凭兵争天下,胜者为王,以至恢复一定程度的秩序。国际社会的政治意愿也能给索马里带来和平。

由于我们普遍持冷淡态度以及缺乏决心、远见和行动,索马里正在崩溃。它不再是一个政治上可生存的实体。确实,该国继续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表明为发展中国家服务的全球管理体制失败了。索马里人民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十年的暴力、饥饿、疾病和前途未卜使人们产生了无可比拟的绝望。可以肯定地说,所有索马里人都生活在贫困线下,摧毁性的内战在该国大多数地区毫无减缓的迹象。索马里很可能成为吸引犯罪分子、贩毒者和恐怖主义分子的地区,并成为危险有害废料的倾倒地。外国人在索马里未受到保护的水域过度捕捞也使我们感到十分关切。

秘书长关于索马里问题的上一份全面的报告准确地指出,该国已成为一个无政府状态的黑洞,没有全国政府,也没有国家特性。这场无理智冲突的主要受害者是索马里一整代儿童,他们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

1992年联合国在索马里进行干预,抱着良好的意图:恢复和平、稳定以及法律和秩序。在这方面,联合国的任务是帮助索马里人民重建经济及其社会和政治生活;恢复体制结构;实现全国政治和解;在民主治理的基础上重建索马里国家。令人遗憾的是,在联合国索马里行动结束后,由于索马里各派在安全问题上不予合作,以及特别是由于在索马里没有一个政府(尽管情势特殊),上述值得赞许的意图落空了。

自联合国行动结束以来,有两次会议使人感到了某种乐观——埃塞俄比亚发动的索德雷会议和埃及政府发动的开罗会议。然而,这两次会议只是成功地突出了军阀与有关国家之间的分歧。

一些国家和组织孜孜不倦地努力,在索马里恢复了一定程度的管理。然而其重点始终是使交战的军阀们聚在一起,以便协助他们达成将结束僵局的协议。但正如在整个冲突过程中一再明白无误地表明的那样,事实证明通过军阀谋求持久解决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局势仍然捉摸不定,有罪不罚的文化长期存在。最近,我们看到建立了各种各样跨派别的政治和军事联盟,试图使该国恢复平静,但这些主动行动往往受到其他派别并甚至受到某些国家的怀疑以及甚至批评。显然单独一派的领导人是不会得到全国的支持和接受的,因为索马里民间社会已不相信缺乏诚意、远见和实质内容的政治游戏。

每一个人都认识到,军阀不可能有任何东西使我们相信他们会达成一项持久解决办法,更不要说执行他们之间商定的条件。人民越来越穷、前途日益暗淡,他们

已厌倦了虚假的巧言和欺骗。甚至在索马里境外,军阀也构成潜在威胁。必须抵制军阀,因为存在着“传染”这样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非洲之角一个国家的长期不稳定,如果不在合理的时期内予以遏制和消除,就会对其邻国构成切实威胁。

利比里亚的七年战争、娃娃兵以及对于平民犯下的残酷暴行形成了在塞拉利昂境内重演的灾难做法。索马里境内本已武器泛滥,显然不再需要外部通过提供武器或代理人冲突的方式卷入其中,但这正是今天在该国发生的情况。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这种局势只会使我们对索马里的前途更感忧虑。

因此,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建立一种权力当局,填补持续存在的、被军阀们所利用的空白。象过去十年中所作的那样召开更多的产生同样结果的会议不是解决办法。如果我们继续抱着这样的想法,即为谋求索马里和平无休止地、或直到下一个十年召开更多的所谓的民族和解会议,那么我们实际上是在说,索马里必将前途莫测,因为国际社会不准备保护它免受篡权的犯罪分子的危害。尽管国际社会错误地使这些人具有“合法性”,但他们从未、也绝不会在任何问题上达成协议。试图向军阀进行绥靖从未成功、也绝不会成功。

索马里人也有人权;他们与其他人一样同样有权受到保护,不受那些不断地从一个首都跑到另一个首都、筹集资金和购买军火的实行压迫性、邪恶和权欲熏心的人的危害。虽然这些人对他们的国家被摧毁负有责任、对数以万计的无辜平民死亡负有责任、对无数的死伤以及对至今仍使国家仍陷其中的瘫痪负有责任,但国际社会却没有在索马里进行干预,“以捍卫人权原则以及维护文明和正义的价值观念”,这是一位西方领导人在说明科索沃行动的理由时所说的话。联合国索马里行动的任务规定也含糊不清,并且从未打算在该国消灭军阀。

此外,科索沃代表着为了实现一个具体目标——把强盗般的塞族军队赶出科索沃——而采取坚定和有利的行动的一个明显例子。此外,联合国科索沃行动具有前所未有的权力,因为当时的情况需要实施近乎主权的权力。它对科索沃领土和人民、对科索沃的立法权和执法权拥有管辖权,包括管理司法制度。那项任务规定与索马里的任务规定大不相同;不过索马里不是科索沃。

我们都认为不能允许目前的分裂状态继续下去。过去已提出许多意见,但只要军阀能够决定索马里的命

运,这些意见都不会取得成功,甚至不能保留下来。确实,军阀继续对恢复和平与国家权威实行否决。问题仍然是,索马里社会还要等多少年军阀才会接受分享权力的联盟?等到出现一个胜利方?要永远等下去吗?

利比里亚通过强有力的国际努力得以重建。拥有各种权力和支持的军阀最终屈服于国际压力,接受了独立的、有国际监督的民主选举。随后在一年的过渡时期内在不附属于任何军阀的一个人——一名妇女——的领导下实施了协议。选举被称为是“自由和公正的”,因而利比里亚人至少能够告别一场摧毁性的和棘手的冲突。这确实是一个堪称典范的进程,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在联合国的支助下在这个进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自大约 10 年前索马里危机爆发以来,联合国、非洲统一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伊斯兰会议组织、政府间发展管理局和我们的分区域组织以及区域内外的许多国家都试图通过与军阀以及在军阀中举行各种会议和进行接触来使该国免于破坏、无政府状态和政治瘫痪。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军阀们一再表现出他们不愿意听取国际社会的呼吁,把国家利益放在追求权力与控制的个人欲望之上。

我们作为在这里聚会的世界领导人必须自问,我们应为索马里做些什么?我们认为,现已是时候,国际社会应作出决定,通过支持对军阀采取大胆、果断的措施来打破在这场被人们遗忘的冲突上长期保持的沉默。

这就是为什么在经过深思熟虑以及在考虑到所有有关因素之后,我认为今天必须向大会提出一系列建议和分阶段措施,这将表达我们对军阀长期维持的现状感到愤慨、失望和失去耐心。

第一个阶段与这样一个事实有关,即正如我已十分痛心地叙述的那样,在这场长期、难以结束的内战中军阀在每一个方面都让我们失望。因此,我们不愿意支持为这些已完全失去人民信任的人再举行一次会议。现在是由索马里民间社会——包括知识分子、艺术家和母亲——负起责任的时候了。

索马里人民在这些痛苦的岁月里在政治上已经成熟,并已知道他们需要在民主、自由与和平的环境中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

吉布提按照索马里人民的希望,正开始采取一些措施,其目的是提高和加强索马里人民对自己的信心,对相互的信心以及对其共同命运的信心;在经济、社会、文

化和知识界的行动者之间结成信任和进步的真正契约;坚定、平静和公平地进行重建工作、政治、经济和行政正常化以及促进索马里人民之间的对话文化,以便为产生新一代的决策者创造持久的对话环境。

要吉布提对索马里人民对自己的前途担起责任具有信心,就必须使索马里公民有权利说话,这样他们就能够恢复自由、事实、正义、责任和透明度的基本价值观念。包括军阀在内的索马里人民的代表若通过举行一次真正的和解会议来为索马里民间社会作出努力并以民间社会作为自己的基础,他们就将坚定地走在和平与民族和解的道路上。

我们所追求的是由从各代人中挑选出的最好的人来领导和治理的一个索马里,他们特别应是那些因致力于法律、正义、自由与和平而使人们产生信念的人;那些进行治理,以期实现那种可根据共同利益要求随时撤销的职权任务的人;那些并非一心想从他们同胞的不幸之中牟利以获取一点权力而不管会对索马里民族造成何种代价的人。索马里需要的男子和妇女,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保持他们的道德价值观、保持他们的个性力量以及智慧和精神的活力:这些自由的男女随时准备向他们的索马里同胞提供一种使他们摆脱其悲剧的可靠方式,而这种方式将符合索马里人民的文化传统和集体的经验传承。

和解会议必须按照以下各项原则使所有索马里人达成协议并作出承诺。首先,必须接受的基本原则是,索马里人民可按照自己选定的时限行使其选择自己的区域和国家领导人的民主权利。第二,军阀必须同意在他们选择如此做的时候,将他们的派别转变成能在选举中竞争的政党。第三,军阀必须同意完全地、可核查地解除他们战斗人员的武装。第四,军阀必须服从至高无上的法律。第五,军阀必须同意国际社会参与恢复正常状态、法律和秩序以及治理框架的要求。最后,必须建立一支国家警察部队,该部队将代表整个索马里社会,并可收编各种民兵,使其有机会参加该部队。

在这里我应该说的是,非洲之角境内外正在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支持索马里境内冲突的一些国家必须重新考虑它们的立场。这些国家正在以各种方式支持众多的军阀,以此追求狭隘的民族利益,因此它们只是在延长索马里民间社会的痛苦和贫困而已。我吁请内战的所有参与者审查他们的优先事项,以期在索马里实现和平。现在是他们控制自己的时候了:现在是正当其时了。

在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联合国以及该区域各国可同意认为军阀充分支持或接受第一阶段各种参数时,它们必须共同努力,协助索马里向民主社会过渡。如同在几内亚比绍那样,联合国应在索马里设立一个冲突后建设和平办事处,以便开始进行支持这一进程的各种项目,包括协调和监测举行立法和总统选举。

现在我谈谈第二阶段。如果军阀在通往和平的道路上设置不可逾越的障碍,国际社会将必须承担起责任,并坚决表明它不能不采取行动而让索马里平民无限期地继续遭受迫害。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对军阀进行起诉,因为他们犯了违反人类罪:因为他们滥用权力,特别是通过毫无理由地迫害平民而滥用权利;因为他们公然侵犯人权,也因为他们使国家崩溃并毁坏了他们的国家。由于军阀有增无减的暴力行为以及他们反复无常的行为,他们已夺走了索马里年青人的童年;他们已使其民族丧失了希望和未来;他们已迫使其人民生存在危险之中。

此外,必须对不同意见国际社会在索马里境内恢复和平与治理框架要求的军阀作出严厉的有针对性的惩罚;必须将他们限制在其荒凉的遭受破坏的地区;必须禁止他们为了进一步实现他们的阴谋诡计而在国外自由旅行;必须禁止无论是金钱或物资的所有外国支助以及所有的援助;必须冻结他们所有形式的无论位于何处的资产。

现在来谈第三阶段,如果由于军阀的阻挠而使前两个阶段规定的各项措施无法达到其目标,我们将面临两种困难的抉择:我们可继续保持漠不关心,对索马里长达10年之久的折磨无所作为;或者是索马里所属的各种组织,首先是非洲统一组织和阿拉伯国家联盟,可在联合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支持下,决定它们必须根据任何国家——在这里则是犯罪的军阀——都不能无限期继续肆无忌惮侵犯人权并将一个国家永远当作抵押品的这一原则,采用一切必要手段来解决这一局势。

这些就是我们必须讨论的关键事态,因为不管人们多么希望忘掉索马里,它是不会随便消失的。我们必须采取行动来纠正这种局面,我们还必须尽快这样做。

我要重申的是,我们必须消除对军阀问题表现出的自满情绪,而索马里民间社会必须更密切地参与今后的任何进程。

重要的是应注意到该国各地区的局势并非相同;无政府状态并不在所有地方都占上风。在不同的地区,索马里有着多种差别悬殊的面貌。尽管混乱在中部和南部地区占了上风,但在诸如自我宣布为国家的索马里兰

和蓬特兰等北部地区却享有相对的和平与稳定。这两个地区幸运地逃脱了1990年代在该国猖獗的大多数冲突。它们已作出了巨大努力来加强安全,并在几乎没有外来援助的情况下实施了无可否认的有限的经济重建方案。迄今为止,国际社会在提供有意义的援助方面十分谨慎,其借口是政治和安全局势使其不可能这样做。

当我们今天在这里集会时,许多城镇和地区的社区正在组织起来以确定它们自己的未来。这种权力分散和自治的趋势的基础是索马里人不愿屈从但要继续生存的坚定决心。国际社会有责任向这些已实现相对和平、安全并开始发展,即几乎恢复正常状态的地区和社区提供经济支助。国际社会应奖励那些正在力图向其人民提供包括体制框架和扫雷努力等基本服务的人。

我要感谢秘书长,因为他将索马里问题摆到了国际议程上很重要的地位,我还要感谢诸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世界粮食计划署等联合国机构及其伙伴,因为它们尽管在其成员的安全遭受危险的情况下仍然向索马里人民提供了粮食和照料。但由于捐助者的支助不足,这些值得赞扬的努力似乎正在表现出一些疲劳的迹象,甚至是令人失望的迹象,这反映在对1999年联合国呼吁的反应不太热烈。我们促请国际社会在此期间继续帮助索马里人民,因为部分由于长期干旱而使这一期间特别困难,而正在进行的内战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困难。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感谢吉布提共和国总统刚才发表的讲话。

吉布提共和国总统伊斯梅尔·奥马尔·盖勒赫先生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堂。

哥斯达黎加共和国总统米格尔·安赫尔·罗德里格斯·埃切韦里亚先生的讲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现在将听取哥斯达黎加共和国总统的讲话。

哥斯达黎加共和国总统米格尔·安赫尔·罗德里格斯·埃切韦里亚先生在陪同下进入大会堂。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大会欢迎哥斯达黎加共和国总统米格尔·安赫尔·罗德里格斯·埃切韦里亚先生阁下来到联合国,并邀请他向大会讲话。

罗德里格斯·埃切韦里亚总统(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祝贺你当选为大会主席,大会是全人

类都在其中有代表并在其中找到表达其多样性和基本一致的方式的真正的全球性议会。你的当选和你的个人品德给贵国和你们区域带来了荣誉。

我还要祝贺基里巴斯、汤加和瑙鲁三国代表团并通过它们祝贺其政府和人民最近成为本组织的会员国。我们相信,它们将为联合国的工作作出建设性和积极的贡献,并相信它们在这里的存在重申了大会的普遍性的和民主的使命。

我们是在人类历史上一个异乎寻常的时刻举行本届会议的。在即将进入新的世纪和新的千年之际,世界各国人民应思考我们各国以及国际体系的前途。在面临新的千年的时候,我们必须从我们正在离别的世纪中吸取经验教训,在这个世纪中,我们知道了我们能够做的所有的好事和坏事。我们看到了第一个在月球上行走的人,看到了南非种族隔离的结束以及在中美洲签署的各项和平协定;但我们也目睹了核蘑菇云的后果以及大屠杀、种族冲突和地方战争的异常情况,这些情况在过去40年期间所造成的死亡人数比两次世界大战加起来还多。我们已看到了民主和自由的灿烂光芒,但也看到了贫穷和侵犯人权的黑暗阴影。

本世纪是一个对对照鲜明的世纪。地球的一些地区已实现了和平,但其他地区的战争却永远无法结束。数以亿计的人生活在贫困之中,但一小群人却在过奢侈的生活。在我们纪念《世界人权宣言》50周年时,世界上许多地方正在肆意侵犯人的尊严。是的,这是一个有着很多对照的世纪。它给了我们许多引以自豪的理由,但也使我们为人心的残酷和无情感到羞耻。因此,我们决不能忘记二十世纪的经验教训。

在这些经验教训的背景下,我们在这里聚会的188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国旗和标志,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政治、商业和战略利益,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问题、苦难、理想和梦想——表达我们迎接新世纪的挑战的意愿,我们的这种意愿必须从现在起随着人权和人的发展而形成。

基于这些原因,我们必须认识到,近年来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最大失败是残酷的武装冲突和持续不断的内战,这造成了持续的人道主义危机,并妨碍国家的和平发展。战争的真正受害者是流离失所的难民儿童和老年人、遭受强奸的妇女、遭到杀害的年轻人、其工作场所遭到破坏的工人、其学校遭到轰炸的学生以及无法接受治疗的病人。在战争持续时,人权就无法得到尊重。

在这个意义,我们谴责在东帝汶对平民所犯下的暴行,而且我们和全世界一起要求尊重它的民主表达的意愿。我们满意地看到安全理事会的迅速行动,这种行动将允许在该领土上部署一支国际维持和平部队,以便预防更大的人道主义危机。事后看来,这场危机使我们懂得国际社会必须愿意积极迅速地支持它所发起的进程。

关于中东局势,我们怀着希望,注视着在充分执行奥斯陆协议的基础上谋求和平的和确切的解决办法方面的进展。我们感谢以色列巴拉克总理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阿拉法特主席的不懈努力以及它们对和平和对人民的未来的承诺。

我要因9月20日星期一破坏了其领土的悲剧性地震和许多余震而向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的人民表示慰问。我向受害者的家属和受伤者表示最衷心的同情。

哥斯达黎加和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有着牢固的关系。我们钦佩它由李登辉总统大力推动的人人共享的经济进展、它对人权尊重以及它的民主。我们对和平事业的坚定承诺促使我们关切地注视去年期间该区域日益严重的分歧和不稳定。我们担心这会威胁和平并可能开始一场新的军备竞赛。因此我们相信,将通过建设性的对话和本着善意的谈判,在尊重全体中国人民利益的情况下解决这些分歧。

我们必须记得,建立联合国时的确切使命是根除战祸,因此它必须再次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起带头作用。因此,哥斯达黎加支持改革安全理事会的努力,这种改革不能仅限于增加其成员数目,尽管这样做或许有益。与此相反,改革努力的中心必须是振兴安理会。

五十年前,哥斯达黎加取消了它的军队。按照这一范例,它在联合国的整个历史期间一直主张裁军,以便建立一个进步与和平的世界。取消军队使我们的社会得以成为一种所有社会团体进行对话、尊重并和平共处的榜样。哥斯达黎加积极地推动非军事化,因为它知道这样做对人的发展的不寻常益处;在这方面,我们已建议设立一个中美洲非军事化基金,并建议加强并充分尊重国际法机制,以保障国际和平与安全,并保障在世界各地尊重人权。

哥斯达黎加认为人道主义危机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在这种危机出现时,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无论援引什么理由都决不能逃避它们的责任。今天,任何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任何人道主义紧急状况,都要求国际社会通过本组织采取协调的行动。为使在全球一

级有正义,就必须优先重视法制和充分遵守建立联合国的各项原则。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回顾了尽快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重要性,并因此吁请所有尚未这样做的国家签署规约,以期尽快予以批准,我们还重申必须加快就其议事规则进行谈判。哥斯达黎加希望尽快收到最后案文,以便开始其批准工作。

此外,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冲突和危机是多方面的,它们提出了一系列的政治、军事和经济问题。在这方面,联合国采取的行动必须旨在不仅是在军事意义上重建和平,而且也是在社会公正、民主和发展的意义上重建和平。本组织所采取的行动不应仅以安全理事会为中心,而必须积极地将作为建设和平进程参与者的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以及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包括在内。

我国人民表达的愿望是使新的世纪成为真正的人权和人的发展的世纪。我要向国际社会表示一个民族的愿望,这个民族自十九世纪以来就一直在一个单一状态中平衡尊重人权、自由、和平、积极容忍、兄弟情谊、民主和团结,以此为具有远见的社会建立基础。

冷战的结束、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对性别问题的认识、对残疾人和少数人的权利的理解、尊重子孙后代的权利和尊重环境保护、以及全球化的进程都已经开始在勾画出新的人的秩序的轮廓:一个人类更具人性的二十一世纪。在这种现在刚刚在显示出其初步特点的新的背景下,人的发展议程和人权议程必须一致和相互补充。二十一世纪正在逐步成为个人和各族人民在其中将要求有人的发展的权利的世纪,而这只不过是自由体制的适当实施和效能:人权、法治、多元化、竞争、团结以及与自然和谐。

积极地、创造性地和共同地参与创造这种发展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因为人们要求二十一世纪成为公民意识极其强烈的世纪,男女公民与国家和国际社会一起,都是他们本身机会的创造者,也是他们本身发展的建设者。消极被动已成为过去之事。

我们这些作为这一变化的一部分的哥斯达黎加人极其珍视我们先辈的远见和责任感,它们使我们小小的祖国在人的发展方面成为拉丁美洲名列第二的国家,并成为该区域最古老、最稳定的民主国家。早在十九世纪末期,哥斯达黎加已享有拉丁美洲最高的教育和保健水平,这是由于我国有远见地致力于教育、法治、民主、社会团结和国际贸易。自我国独立与共和生活的早期以来,充分的团结和人权已成为我们哥斯达黎加人

的生活方式。我国的第一部宪法被称之为“和谐盟约”，并非没有意义。因此，在去年米奇飓风破坏中美洲时，在对哥斯达黎加人的丧生以及对严重的经济破坏感到痛苦之时，我们还将中美洲兄弟姐妹的苦难视为我们自己的苦难。我们与他们肩并肩，和他们一起分享我们的粮食、药品和领土。

由于哥斯达黎加忠于其人道主义传统，它执行了近年来任何国家提出的最慷慨的移民政策，使占我们人口10%以上的数以十万计的非法移民有机会以最低的需求使他们的处境正常化，并使他们有机会与我国国民充分平等地享受我国的社会福利制度。我们希望移民因战争、贫穷、自然灾害和种族冲突而要求进入的其它国家将仿效这一榜样。

我国正在作出极大的努力来照料数以十万计的移民；因此，我们重申我们需要得到帮助，使我们能加强我们为满足他们的需求而使用的保健、教育和基础服务系统。

在本世纪结束时，我的任务是促进我们这个小小国向未来的重大转变。我们正在保护人权，即使在人出生之前就是这样。我们正在与童工现象和对未成年人的性剥削进行斗争。我们正在为我国的未成年母亲开放避难所，而且我们正在与世界各地许多家庭中妇女遭受侵犯的行为进行斗争。我们正在加强家庭，为它提供更多更好的机会。我们正在为老年人的权利以及工人的权利进行工作，以便扩大自1940年代以来我们的社会成就，并作为普遍人权保障老年退休抚恤金。

今天哥斯达黎加已被认为是拉丁美洲最健康的国家，它有着很高的电脑基本知识普及率。它还是本大陆最古老的民主国家，而且在养护和保护环境方面走在最前列。它的人的发展的水平可以与发达国家相比。但是，我们面临着一些严重的问题，使得我们不能沉溺于误导的自我庆祝之中。

我们认识到发展领域的进展有赖于我们本身的行动，并有赖于国际背景。人权、公民、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利同样重要，并是相辅相成的。由于认识到这些权利的个性和相互依存的关系，令人关切的是，仍然不太愿意接受所有国家享有人的发展的权利。

阿马尔齐亚·森因其在福利经济以及对理解贫穷、不公平和饥饿方面所进行的工作而被授予诺贝尔奖，这提醒我们，全球发展必须包括对不平等和极端贫困的斗争。但是，这绝不能是发达国家仅仅出于一种人类团结的感情而参加的斗争；与此相反，这必须是一场涉及

整个国家体制的斗争，其方式是通过贸易和投资，为促进发展的机会的行动创造适当的手段和机制。我们欢迎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杰弗雷·塞奇最近在《经济学家》发表的昨天获得克林顿总统今天又受到德国副总理菲舍尔支持的观点——该观点关系到需要建立一种新的机制，确保必要的资源用于购买对付热带疾病的药品和疫苗，从而保证它们的研制，并确保将它们分配给人类之中最贫穷、最无助的那部分人。

哥斯达黎加主张国际经济秩序能使落后的国家得到发展。如果我们不朝着这个方向采取行动，就不能建立长期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必要条件。我们一再主张更公正和公平的经济和商业秩序，这种秩序将向所有国家提供享受全球化进程利益的机会，并将向小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好的达成商业协定的机会。我们也主张欧洲联盟向拉丁美洲农产品提供进入欧洲市场的安全和免税的机会，因为欧洲的保护主义每年使拉丁美洲损失42.23亿美元。

为了促进小国的发展，必须建立开放的贸易制度，使贸易和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以便在充满贫困和失业现象的地区创造更多和更好的就业机会。

发达国家的贸易限制措施是阻碍我们人力发展的壁垒，正当拉丁美洲传统出口产品价格急剧下降之际，石油输出国组织限制石油供应量、提高石油价格的措施也是阻碍我们人力发展的壁垒。

另一方面，聚集在这里的各国面临着这样一个挑战：即建立一个能够保护小国、使其免受经济危机影响的国际金融制度。小国经济并没有造成危机，但我们却受到危机的负面影响，我们没有得到必要的支助，以面对这些危机。为了矫正这种局面，哥斯达黎加建议建立一个预防基金，在这个基金内建立一个灵活和迅速的金融机制，以解决小国和脆弱国家紧急金融状况，由于这些国家对全球的影响有限，国际金融界往往忽略这些国家。

我国成功地培养了保护和环境的文化，一如我国今年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欧洲和拉丁美洲首脑会议上所强调指出的那样，我们强调现在亟需建立一个国际制度，对那些保护环境的人给予回报，对那些污染或破坏环境的人予以惩罚。目前，我国正在制定一个奖赏制度，奖赏保护环境有功的森林所有者，我国四分之一以上的领土作为保护区和国家公园得到保护。哥斯达黎加重申，必须采取行动，更好地执行《京都议定书》；更好地利用新市场；以及有效地确定污染的成本和维护环境的利益，以便可持续地利用自然资源。

我们与挪威一道,在全世界第一次颁发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证书。这个机制应该得到所有国家的支持,这不仅是因为这样可以在每个国家实施人的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权利,而且还可以延续我们这个地球上人类的生命。我们必须指出,在这项活动,所有的人都有义务,但义务有所不同。现在应该是将豪言壮语付诸行动的时候。

很显然,如果不能建立涵盖面更广泛的金融制度;如果不能建立更加开放的贸易制度;如果不能减少发达国家限制我们进入其市场的保护主义措施;如果我们森林对全球带来的利益得不到承认,那么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机会将减少;不平等现象将扩大;贫困将进一步恶化;政治稳定和社会和平将受到威胁;自然资源损失将增加;涌向发达国家的非法移民将增加,所有这些将造成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环境,这将不利于新的千年期。

要求发达国家承认小国人类发展权利并不是异想天开。这是这些国家人民的真实愿望,这些国家人民缺乏资源、历经战争悲剧和自然灾害的摧残。各国的团结和兄弟情义必须是真心实意的。二十一世纪即将来临。让我们携起手来。人类必须团结一致地进入这个新时代。二十一世纪必须是人权世纪——必须是人类发展世纪。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感谢哥斯达黎加共和国总统刚才所作的发言。

哥斯达黎加共和国总统米格尔·安杰尔·罗德里格斯·埃切韦里亚先生在陪同下走出大会堂。

苏里南共和国总统裘里斯·艾伯特·维登博什先生讲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现在听取苏里南共和国总统讲话。

苏里南共和国总统裘里斯·艾伯特·维登博什先生在陪同下进入大会堂。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代表大会荣幸地欢迎苏里南共和国总统裘里斯·艾伯特·维登博什先生阁下来到了联合国,并请他向大会讲话。

维登博什总统(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谨热烈地祝贺你当选、执掌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我们相信,以你在本组织的长期经历,我们可以期待大会和各主要委员会今年的工作将富有成果,将有积极意义。

此外,请允许我感谢迪迪埃·奥佩蒂先生,他出色地和高效率地领导了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

我们谨向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表示真诚的感谢,他发挥了积极的领导作用,并且坚持不懈地进行努力,促进持久和平与安全。

而且,我还谨与前面几位发言者一样,欢迎基里巴斯共和国、瑙鲁共和国和汤加王国加入联合国大家庭,成为新的会员国。

不断发展的全球化进程增加了市场的影响力,使少数几个国家、其公司及其人民受益。与此同时,这个进程使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使小国和脆弱国家边缘化,从而破坏了这些国家几十年来为创造经济福利、社会正义和可持续人类发展所作的努力。

而且,这个进程破坏了贸易优惠措施,挑战并破坏了国际合作的各项基本原则,此外,由于不执行商定的官方发展援助目标,由于减少对联合国系统各方案和基金核心资源的捐款,这个进程破坏了国际上对发展融资的承诺。

由于初级商品价格下降到一个半世纪以来最低点,由于官方发展援助减少,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正面临着不能够满意地解决其人民正当社会经济要求的局面。在许多国家,这种情形导致了社会不安和政治不稳定,影响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努力。

由于私人资本资源仅仅流向若干地区和少数几个发展中国家,使获得发展融资的机会更加渺茫,造成发达国家与多数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由于这种差距进一步扩大,贫穷现象继续增加,导致移民增加、环境退化、政治冲突和不稳定,所有这些最终都将不仅对发展中国家而且对发达国家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

因此,国际社会在道义上有义务保证遏止全球化的这些负面影响,使所有国家都能分享全球化的利益。国际社会还必须保证弱小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制度中得到特殊和差别待遇。具体而言,这种待遇必须包括财政、货币和贸易制度方面的待遇,以便支持这些国家,使它们顺利地适应全球化的要求。

贩卖非法毒品已经对许多国家、特别是象苏里南这样的弱小国家的国家的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因为这种贩运活动造成暴力、腐化、洗钱和非法军火贸易。这种贩运活动可能使各国陷入危险的境地,可能使各国被指控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由于苏里南资源有限,苏里

南不可能凭借自己的力量打击这种祸害。因此,我们正在积极地与友好国家达成双边协议,以协助我国执行这项艰巨任务。在这方面,我谨指出,我国最近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签署了关于在实施海事法方面进行合作的协议。我们将继续与我们的邻国、友好国家以及有关区域和国际机构密切合作,促进这项斗争,在我们地区铲除这种罪恶。

现在,信息高速公路——互联网——已经成为交流信息的首选工具,对国际社会的社会和经济生活已经造成重大影响。这项新的技术为在许多领域加速发展提供了很多机会。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指出,这项技术的发展可能使脆弱国家的经济被进一步边缘化。

除互联网的积极影响之外,我们看到,对贸易的负面影响、在教育领域差距日益扩大、对社会和文化价值观形成威胁以及不怀好意的人滥用这种技术等问题在第三世界各国引起严重关注。我深信,在运用这种创造性技术时,应该同样重视这些技术对资源有限或无法获得这项技术的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

因此,我促请联合国确保,通过增加提供这项技术和增加获得这项技术的机会,消除这种悬殊现象,因为这种悬殊在社会经济、教育和文化等领域将造成深远影响。而且,必须制定一个法律框架,防止滥用互联网,防止利用互联网进行犯罪活动。

苏里南政府认为,外交政策必须完全为其社会和经济发展服务。我国认为,国家不应再行使其传统的职能,为发展战略承担全部责任,作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机构,有时甚至成为福利国家:发展要求国家有效力,发挥其催化和促进作用,并且鼓励和补充私营部门的活动。

善政并不是一项奢侈品,而是绝对必须实现的任务。此外,我谨指出,如果没有一个有效行使职能的国家,从经济和社会角度而言,就不可能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因为发展并不意味着必须已有适当的经济、社会和技术投入。在今日世界,只有当国家规章制度发挥辅助作用,使国家可以促进预定发展的效率时,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福利。

我国政府的目标是与国际社会已经确定的伙伴合作开发我国自然资源,开发方式将保证为子孙后代保护环境和生态系统。在这方面,苏里南政府作出独特的决定,将其领土近 10%作为奉献给人类的礼物,建立一个将近 116 万公顷的自然保护区,希望这项决定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环境及其生物多样性将永远得到充分保护,在这个自然保护区内尤其如此。

苏里南政府深信,有效的民主结构是顺利地享受民主的根本条件,因此已经创造条件,以促进苏里南公民的充分发展。自本届政府上任以来,政府一直都在努力加强民主体制,实施法治。法律和正义以及执行法律和正义的有效机构是我国全面和平衡发展的基础。

我国政府政策的另一个目标是促进和捍卫基本人权和自由。因此,我们正在创造理想的条件,促进最充分地利用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以促进我国发展。我们认识到,不仅仅苏里南特别重视民主、发展、和平和社会进步,而且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也严格检查、促进和捍卫这些事项。

2000年5月25日,苏里南人民将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自由大选,决定国家最高一级的国家政府。我国政府和法律建立的独立机构正在为即将到来的选举进行筹备。在这方面,我们知道我们得到美洲国家组织和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组织的支持。欧洲联盟可能提供财政援助的会谈已进入结束阶段。政府的主要目标是以无记名方式最慎重地举行普遍和自由选举,再次向世界证明苏里南在这个领域的卓越声誉。

人类即将走完这个千年期,在这个千年期里,人类在科学和技术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提供了自身的安全和生存能力。在这个千年期里,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以及各国国内的战争,给人类造成了无尽的痛苦,战争工具足以摧毁人类迄今取得的一切成就。在这个时代,许多发展中国家取得了宪法上的独立。但遗憾的是,宪法上的独立没有给它们带来经济独立,因而没有给它们带来真正的非殖民化。因此,它们受到严重阻碍,未能充分参与组织经济集团。

同样在这个千年期里,一个独特的世界组织——联合国——诞生了,其宗旨是协助我们克服彻底摧毁我们的威胁。让我们为这个独特机构提供机会,使其协助人类实现其崇高愿望——建立一个和平世界:一个制定了公平经济、贸易和发展制度的世界;一个拥有受到保护和安全的环境和生态系统的世界;一个所有公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得到保护、促进和保证的世界;一个人人都有适当发展机会的世界;一个不分种族、性别、信仰和宗教,人的潜力都可以得到充分发展的世界;一个摒弃前殖民者任何重新殖民化倾向和迹象的世界。

在即将进入新千年期之际,让我们所有人都衷心地促进实现这些崇高目标。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感谢苏里南共和国总统刚才的讲话。

苏里南共和国总统尤勒斯·阿尔伯特·韦登博斯先生在陪同下走出大会堂。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利奥·A·法尔卡姆先生讲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现在将听取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的讲话。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利奥·A·法尔卡姆先生在陪同下进入大会堂。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大会欢迎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利奥·A·法尔卡姆先生阁下来到联合国并请他向大会讲话。

法尔卡姆总统(以英语发言):古里拉布先生,我谨借此机会祝贺你担任本机构主席。我国政府欢迎选举一个新的发展中国家的杰出领导人领导大会进入新千年期。我们也相信,你将不辜负你的尊敬的前任奥佩蒂先生制定的高标准。

我骄傲地祝贺和欢迎我们的太平洋邻国——基里巴斯共和国、瑙鲁共和国和伟大的汤加王国——加入联合国大家庭。这是我们地区对促进实现联合国系统一个重要目标的重大贡献,这个目标就是普遍性目标。

我谨就土耳其、希腊以及最近在台湾发生的地震表达密克罗尼西亚联邦人民的深切同情。

在东帝汶人民努力行使自决权时,东帝汶发生了暴力,这使我们感到伤心。

对于俄罗斯无辜的家庭受到无情轰炸、对于世界各地今天仍在遭受暴力、恐怖主义和侵犯人权行为蹂躏的人民,我们也深表同情。

此外,摩洛哥哈桑二世陛下最近逝世,我们也表示哀悼。我们将铭记他个人为中东和平进程作出的重大贡献。

我荣幸地以南太平洋论坛主席的名义,代表该论坛16个成员国作以下发言。

南太平洋论坛是一个独特组织,其中心是共享世界一个特殊地区——赤道上下、太平洋中部和西部广阔的海洋和岛屿——的16个太平洋国家的政府首脑。论坛成员国在土地面积、海洋面积、人口、资源财富、经济发展、社会结构、语言和文化等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异。但是,作为论坛成员国,我们有共同的纽带,在许多问题上确立了协商一致的立场,这些立场超越了我们的差异。我们还商定,将共同努力,促进区域稳定,促进

我们人民的福祉。论坛的这些成员国中有14个小岛屿国家。已经为帮助这些小成员国取得可持续发展开展了大量工作。这些倡议反映在论坛经济事务部长提出的广泛经济改革问题建议中。最近论坛成员国的贸易部长就贸易协议提出了开拓性的建议,其中包括按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 and 标准建立一个太平洋自由贸易区。这些建议将由论坛的成员国政府首脑下个月在帕劳举行的年会上审议。

过去的作法是,每次年会均提出称为《论坛公报》的正式声明,作为大会文件列入。由于今年的会议将在一般性辩论结束后之后举行,列入帕劳会议《论坛公报》的要求将在稍后提出。

去年,在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庞贝岛上举行的会议上,论坛所有16个国家领导人一致重申赞同《关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巴巴多斯宣言》。这些领导人认为《行动纲领》是一项综合性的框架,对本地区具有很大潜力,并赞扬了在国家和区域各级为实施纲领作出的努力。

在这方面,论坛领导人坚决支持大会采取主动在下星期举行特别会议,审查《巴巴多斯行动纲领》的进展。论坛国家始终密切参与特别会议的筹备进程,并赞赏在诸如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等联合国机构中集中注意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关切。我们期待着特别会议的结果能再次更集中注意我们在实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需要,并更加紧采取措施,实施《巴巴多斯行动纲领》。

对加速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的共同需要仍然是论坛成员国关注的主要中心:事实上,论坛本身在一段时间里已在实施所谓的《论坛经济行动计划》。该《计划》力图处理也在《巴巴多斯行动纲领》中提到的区域事项。论坛成员国认为,促进这项集体的区域《计划》是对《巴巴多斯方案》中提出的区域行动任务的建设性反应。

在全面经济发展计划和援助以及社会和生态事务方面,论坛会员国对使联合国通过一个脆弱性指数继续持有很大兴趣。目前确定减让援助和贸易待遇资格的标准,以及诸如最不发达国家地位的关键性分类纯属宏观经济性的,完全未考虑我们这一地区每天所面临的环境和自然风险的影响。在南太平洋地球科学委员会组织下已经展开了有关制定环境脆弱性指数的区域性工作。国际社会在其评价中只有包含社会和环境因素才能在对待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特别环境与需要问题上做到公允。我们赞赏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继续就这一问

题进行了讨论,其中包括最近一次会议上的讨论,并呼吁在2000年前采取具体行动。

在去年的一般性辩论中,论坛再次表示希望联合国发动一个进程,有力制止人为的地球升温、海平面升高和全球气候变化造成的其他不良影响。使我们感到自豪的是,尽管成员国的环境有很大差别,我们的集团,其中包括附件一中提到的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在政治层面上找到了共同点,呼吁采取有效行动。看来,由于《京都议定书》的谈判取得了成功,世界各国终于认识到有必要根据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开始采取行动以实现具体的目标和时间安排。对于现已认识到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方面有得到援助的特别需要,论坛成员也感到宽慰。我们欢迎诸如清洁发展机制等特别方法的形成,预计这种方法有助于各岛国在我们本国国情的框架和范围内为制止气候变化作出贡献。

当然,必须抓紧时机。世界各地的人民都经受了气候变化造成的灾难性影响,从破记录的干旱到夺去人命的水灾,到飓风和台风,海平面上升所造成的影响已经对小岛屿国家受害。

不幸的是,尽管已经无法忽视科学证据,气候变化问题公约的缔约国在推动京都进程方面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缔约国政府的政治意愿完全比不上就这一问题所举行的许多会议上各国代表团为寻求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在技术上的奉献精神。

去年,在出席了布宜若斯艾利斯举行的公约缔约国会议之后,我从会上得到的印象是,如果没有真正的迫切感,《公约》将会因其本身的复杂性而夭折,从而使反对公约的人感到高兴。除非所有国家都认同《公约》的宗旨,并采取紧急的集体行动,否则我们可能在大会第75届会议上发现我们并未接近真正实施《公约》。到那时,各国领袖将会对由气候造成的灾难日益增加表示遗憾,眼看着东河更加波涛汹涌罗斯福快车道的边上堆满了沙袋。到那时候,当然论坛中的大多数岛屿国家也已经消失,而我们将一败涂地。那时候讨论减少排放物质则将只是空洞的姿态。

尽管我们的附件一论坛合作伙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鼓励振奋了我们的精神,但论坛的14个小岛屿国家已经对不断提醒人们注意我们特别容易遭受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以及我们处于潜在的世界性灾难前线的地位日益感到厌倦。我真诚希望,时至今日,不仅联合国系统中,而且全球各地的大多数人都已清楚了解低洼岛屿和海岸对海平面上升无能为力。我们的要求在很大程

度上得到考虑,我们对此十分感激。但是,尽管我们可能自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是《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的良心的声音,我们也希望对其实施作出积极贡献。

因此,所有论坛成员现在强调的重点是确保我们发挥自己的作用参与和推进必须做大量工作。南太平洋区域环境方案继续是我们各国政府的一个有用的中心点,并提供有价值的专业知识。论坛国家长期以来努力了解该区域的清洁发展机制的潜力。马绍尔群岛共和国最近主办了一个关于清洁发展机制的重要讲习班,有40多个国家参加。6月澳大利亚和论坛秘书处也在纳迪主办了一个讲习班。

然而,由于缺少人员和资源,我们很难继续不断地参加正在进行的多种活动。联合国和双边捐助者在支持我们参加会议方面非常慷慨,但考虑到还有其他各种日益重要的关切问题,例如生物多样性、海洋和珊瑚礁问题,我们的工作人员不足,难以应付国内外的很多事务。

我知道,存在这个问题的决不仅限于论坛岛屿国家,甚至也不限于发展中小国家集团。但为了我们,也为了很多其他国家,我们要求较大的国家和组织在管理国际议程方面不要无视这些局限性。我们再次对捐助国支持我们参加会议表示真诚的感谢。此外,我们强调有必要协调会议的安排,以便利小规模代表团的参加,这些代表团不希望那些以我们非常关切的问题为专题的会议彼此重叠,因为那会使我们由于不能参加会议而无法发挥作用。

最后,论坛的下一个年度会议所关切的另一个专题是工业化国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区域运输和放射性废料。论坛国家一直在表达他们在这个问题,特别是对在发生事故时的责任和补偿安排的关切。今年9月16日至17日,论坛国家的法律专家和法国、日本和联合王国的代表就通过该区域转运核材料问题在苏瓦进行了讨论。这个会议是由论坛秘书处根据1998年论坛公报安排的。我们对这个情况感到鼓舞,并强烈敦促这三个运输国的代表表明他们准备探索处理论坛成员关切问题的创新办法:问题并不仅仅关系到北部各大国民众的福利和舒适。

故且撇开论坛国家的主权利益不谈,太平洋是整个地球的重要粮仓:任何事故都会对今后多代人产生超越我们海岸的严重不利影响。

法国、日本和联合王国决定就最近一次从欧洲运往日本的混合氧化物燃料运输的安全和赔偿安排与论坛成员进行协商,这使论坛受到了一点鼓舞。使我们进

一步感鼓舞的是,这三个运输国决定提供关于两艘载有这些燃料的轮船的运输路线资料。他们这样做符合他们根据管理运输核材料的国际公约所必须遵守的严格的安全义务,包括《关于核材料的实物保护公约》。

我们论坛国家真诚希望,不仅在目前情况下,更重要的是从长远来看能够对发达国家的道德良心产生某种影响。自从远古以来,他们就把我们的区域看作是一个进行任何为他们的国内利益服务的危险或不良活动的方便场所。由于这个机构值得欢迎的汲取了三个新成员,这个论坛中现在有足够数量的国家来有力的表明,我们不希望外来国家再进入我们的地区,使我们的人民处于危险,不管他们以什么理由蓄意无视我们的关切。

我还根本没有触及将在下一次论坛会议上讨论的每一个关切问题。我在前面说过,继这次会议之后,将向这个机构提交整个公报,我向所有代表团推荐这个公报。

当然,我代表南太平洋论坛所表达的看法是我国即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完全赞同的。我现在谈谈其他问题,但只表达我国这个发展中小岛国的看法。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是1991年加入这个机构的。自那时以来,从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角度,特别是作为一个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来说,我们在多边关系中经历了一个确实非常独特的10年。我们在国际舞台上出现时正好赶上参加一个根本改变了过去的发展概念的运动,即里约热内卢进程。这种时间上的巧合对我们来说再合适不过了。正当我们开始就我们这个岛屿国家的未来制订我们自己的议程时,整个世界开始认识到,环境与发展问题不是彼此冲突的,而是彼此交织在一起的。因此,我从一开始就在我们发展规划中纳入的任务不仅是发展,而且是可持续发展。

我们在这方面感到幸运,并对可持续原则如何完全纳入我们日常活动感到幸运。我们虽然深为赞赏其他国家对象我们这样的小岛屿国家所面临的困难表示的关注,而且仍然渴望《巴巴多斯行动纲领》得到进一步执行,但我们意识到所提到的行动必须首先是我们的行动。我们自己不仅必须非常严肃地认识到我们特别的发展障碍,而且还要制订并执行以可持续方式克服这些障碍的计划。这项工作绝不可作为暂时、短期或中期计划来完成,而是要作为今后数代人的生活方式。

任何数量的外部援助都无法提供可持续的发展。我们作为小岛屿国家,必须单独和集体地承诺:一旦我们看到并掌握航行的方法,就一直前进在航线上。没有这

种承诺,我们的风帆就永远不会鼓起,我们就将仍然在征途中漂泊,只能达到不幸的结局。

我们作为国际社会的一个新成员,一直面对着迅速熟悉联合国系统内多边相互作用的动态的必要,同时争取获得对各种同时展开的进程的切实有效了解。然而在联合国是没有任何学徒期的。

我们从一开始,就负有充分责任,在平等基础上参加直接为联合国的组成部分或与之有关的众多机构正在展开的工作。它一直是并继续是一项要求很高的经历,但由于我们了解其他人,也就在更多的了解我们自己并作为一个国家而更趋于成熟。

我们还深刻认识到联合国大家庭中数以千计的行政和外交人员认真进行的常常是未预料到但却是重要的、把全球问题变为各种办法的工作。很难想象未来我们这一愈来愈小的地球上的各国没有一个象联合国这样的论坛。

然而,在联合国面临着似乎数量和复杂性都在增长的各种问题的挑战之际听到令人沮丧的私下议论,人们不能不感到不自在。我们有时听到,说本组织获许已失去其效用,在安全、社会正义和环境方面处理全球危机的能力不够。据说一些人认为其他注意力更集中的机构,更适于处理所预想到的新的千年的危机。

毫无疑问,本组织的有效反映能力正持续受到挑战。但这并非是失败的迹象,也不是缺乏能力。它也不意味着我们需要另一种手段。相反,它表明国际社会日益相互关连,各国间日益倾向于找到和承认其共同的利益并一道努力推动世界和平与和谐。

为了在一个要求和挑战日益增多的世界中,保持和改进联合国的反应能力,我们需要持续地在我们实现本组织《宪章》的理想中有效演变和调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一直使本组织走在积极的道路上,并认真地把《宪章》上的任务变为继续有意义的词语。我们必须以这种态度对待改革。这并非是“改革”一词可能意味的那种不足造成的结果,而是一种积极和演变的进程。

我们都知道,这说起来容易,但实际干起来就很难了。尽管如此,我们绝不能让这种高度的困难把我们推入沮丧和失败。我们必须以不可动摇的决心来实践前人在过去54年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这一决心就是认真地把联合国带入下一千年,成为改善人类福祉的唯一最有效多边工具。

我谨认为,如果联合国要保持甚至改进其处理重大问题和改善处于不利地位人民的命运的努力,就需要把发展中国家更广泛地纳入决策进程,人们愈来愈多地看到,似乎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发达国家集团,在这里及其他有关国际机构中处于前列。有一种概念是,尽管正式实行各种规则,然而发展中国家实质参与处理世界问题,实际上是在减少而不是增加。这并非是国际关系未来的良好预兆。随着全球化的趋势继续加强,整个该机构将需要更多地参与制订重大决定——不是五个常任理事国,不是七国集团,而是“188国集团”。

唯一最紧迫需要的改革,很可能是扩大安全理事会。当然,绝不能仓促迈出这一重要步骤,但我们现在应当更加接近找到一种可接受的方案。明白的事实是:最强大的国家敞开心怀接受安全理事会中的合理和实际的变革,是总体全球多边关系未来、尤其是本组织的关键标志。整个联合国组织内会以积极的方式感受到该问题上成功的影响,它还将激发起对《宪章》的新的信心。谨这一结果就是急需的,应激发起克服今后各种困难的更大努力。

较大和较强的国家势必更加经常地在联合国起主导作用,无视这一点是不切实际的。实际上,这些国家应该把这样做视为一项责任;他们拥有资源和能力。但是,领导不应成为统治,不应使发展中国家受到排挤。因此,我强调必须调整安全理事会的结构。我还设想大会继续处于全球决策的前例,以便在实际问题上取得实际结果。

作为一个太平洋岛国,我自然对本区域感到特别关切。我绝没有贬低我们受到的很大关注,但我必须指出,太平洋岛屿区域经常在较大国家的会议中占据次要地位,较大的国家倾向于只把太平洋周边国家列入其主要关切。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的人口很少,陆块不大,这使得我们在浩瀚的太平洋中显得更加偏僻。

然而,不应忘记,我们太平洋岛民是世界上一些最大的未开发财富的监护人。在下一个千年中,我们区域一定在满足世界其他地方对食品和矿物资源的需求方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发挥更大的作用。如果要适当保护并以可持续方式收获这些资源,就必须在同发达世界建立伙伴关系基础上公平对待太平洋岛屿的各国人民。现在正是开始这样做的时候。

人们对我们的区域庞大资源基础越来越多的全球参与和依赖必须建立在全球安全基础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更好的范例,表明必须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全面安

全,这不仅有军事因素,而且还包括经济、社会和环境安全。

因此,我认为目前需要妥善管理全世界的大洋和海洋。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最近深入讨论了这个问题,该问题也列于我们本届会议议程上。我要强调指出,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坚定地支持小岛屿国家联盟就这个问题所表达的立场。我们认为,大洋和海洋提出了一个十分特殊,甚至至关重要的国际合作与协调理由,大会是提供监督的适当机构。的确,《二十一世纪议程》已授权大会这样做。

另外,《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这个领域的行动提供了框架。因此,我们拥有现存体制,没有必要创造新的体制。我们认为,这项任务的规模需要年年做出持续努力,以便使大会每年届会筹备工作范畴内的常任工作组形式比召开大型一次性会议更有收获。首先,这一进程必须征求尽可能最广泛的意见,汲取区域一级的专长,提供协助,以确保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岛屿国家的参与。

在此短暂时刻不可能表达我们对所有我们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的意见。因此,我必须让我们的代表全年在各委员会这里和联合国其他机构从事大量工作。

但是,我愿请求本机构普遍认识我们当今生活中的最重要现实。这个现实是,每过一代人,我们各种利益的纽带就变得更加密切。我们大家都有责任扭转我们过去自私行为的后果。战争破坏、对我们的自然资源管理不善和对我们生活空间的污染,这些都是赫然耸现的全球灾难。除非我们找到共同的基础并采取行动,否则这一切结合在一起就将征服地球人口。

存在着这个共同基础。它就在这里存在。它并不要求我们放弃我们的国家或我们的文化。这个基础就是《联合国宪章》,这份富有远见的文件引导我们动乱的世界迈出提高多边意识的蹒跚步伐,今天还规定了我们的生存的方式。但愿我们大家有保持这一方式的政治意愿。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愿代表大会感谢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刚才所说的发言。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利奥·法尔坎姆先生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堂。

赞比亚共和国总统弗雷德里克·奇卢巴先生讲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现在将听取赞比亚共和国总统讲话。

赞比亚共和国总统弗雷德里克·奇卢巴先生在陪同下进入大会堂。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欢迎赞比亚共和国总统弗雷德里克·奇卢巴先生阁下来联合国,并请他在大会讲话。

奇卢巴总统(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同已在大会上发言的其他发言者一起祝贺你当选为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主席,你是当之无愧的。你的一致当选清楚地表明本大会对你和贵国纳米比亚的信任。我国同纳米比亚有着非常友好和热情的关系。特别重要的是,你来自纳米比亚,贵国的独立是本组织支持殖民和外国统治下各人民实现自决和独立权利的一个最辉煌的时刻。我相信,以你的经验和外交技巧,你定能成功地指导本届会议的工作。

我要借此机会赞扬你的前任乌拉圭的迪迪埃·奥佩蒂先生阁下以干练的方式主持了第五十三届会议。

同样我要正式表示,我国最深切地赞赏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阁下的工作,他的领导倍受尊重,而且已给联合国改革方案的执行带来了新的推动力。

主席先生,正如你在大会上讲话时正确地指出,第五十四届会议是二十世纪召开的最后一届大会,该世纪曾目睹联合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诞生。确实,世界不能不感谢我们组织的缔造者的远见和智慧。自从建立以来,本组织的作用继续壮大,其成员的普遍性就是今天这种作用的例子,联合国成员已从1945年最初的51个国家发展到现在的188个国家。

不用说,既然联合国的成员数目不断增加,本组织的决策结构和进程就应该有一个继续和相应的改革进程,以便使这一世界机构尽可能具有代表性。然而令人相当失望的是,虽然行政结构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完成,但是安全理事会的改革却没有跟上。

正如成员们都知道,建立联合国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遗憾的是,在我们时代,一些国家继续因非国家实体所获得的小武器和轻武器的危险扩散而继续受到威胁。除其他因素外,小武器的继续扩散和非法转让是造成非洲各地冲突局势中使用的武器供应的原因。因此,我要呼吁所有会员国支持和加强联合国监督这些武器转让,特别是向非国家实体转让的机制,以防这一问题。

与小武器问题相关的是在许多国家大面积埋布地雷的问题,使本来可用于生产的土地不安全。地雷也严

重影响在受影响的国家内提供社会服务。我同样呼吁会员国、《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及销毁此种地雷的联合国公约》缔约国执行今年5月通过的《马普托宣言》和行动纲领。只有一个强大和可信的联合国才能成为实现这一目标非常需要的可行工具。

因此,我国代表团对联合国财政状况继续恶化深感关切,我们在大会上都清楚地了解这一状况,它一直是过去5年我们讨论的焦点。如果财政状况得不到认真解决,联合国的改革就不能有效执行。确保无条件、按时和全额交付我们分摊的会费,履行我们的义务,是我们大家不可回避的责任。这将使本组织能顺利地运行,更加有效地贯彻我们赋予它的使命。

这是我们要在非洲建设强有力的经济,使我们能够承担我们的义务的许多理由之一。外债仍然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我国赞比亚的负担和发展进程的严重障碍。虽然我们欢迎8国集团最近在德国科隆举行的有关重债穷国倡议的结果,但我们认为,更快、更广和更深的减免债务的措施将不足以解决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其中最贫穷国家的外债问题,除非把这些措施变成更实质性的、确实的经济发展方案。

我国政府认为,8国集团为世界上最贫穷国家,其中多数在非洲,减免债务约\$1 000亿的目标不会对该问题产生多大影响。除非进一步修改重债穷国倡议的条件,使它们更加灵活,更好地适应选定国家的具体条件。

我们发展中国家许多人理解,为了生存和对全球市场作出积极贡献,我们需要使我们的经济更富有竞争力。这方面,我们许多国家已经开始执行结构调整方案。但是,我们的努力受到巨额债务负担的影响,还费用去了我们这些国家的大量资源。对我们这些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减少,已使经济改革变得困难,减慢了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速度。

解决该问题的办法要求有关方面,以开明的态度对待债务问题,以便找到解决该问题的持久办法。

在此问题外,还有艾滋病/艾滋病的扩散。这是我国和整个非洲严重关注的问题。该疾病继续压倒非洲大陆,摧毁它年轻和活跃的人口,夺走了它仅有的物质和财政资源。因此,全人类都必须起来把艾滋病/艾滋病看成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并一致行动。因此我呼吁国际社会加倍努力打击这一祸害。让我借此机会向本机构报告,上星期,从1999年9月12日至16日,赞比亚主办了非洲第十一届艾滋病和性传染疾病国际会议。会上

通过了一项在 21 世纪在非洲打击这一致命的疾病的扩散的一项行动纲领。这次会议的召开同其他事件一起显示了非洲大陆同这一致命的疾病作斗争的承诺。我希望联合国能因此接受这一会议的结果,为打击这一流行病的斗争提供必要的领导。这一流行病威胁着人类的生存。我们应该用我们集体的道德和政治意愿来战胜艾滋病问题。

我现在要谈谈继续困扰非洲的冲突现象。在我国所在的南部非洲分区域,安哥拉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冲突不仅威胁到和平与安全,而且还严重阻碍了该区域的经济的发展。

在《卢萨卡议定书》签署后的四年里,安哥拉境内一直存在着相对的和平,但在 1998 年 12 月,该国境内重新爆发敌对行动。这是令人遗憾的。如大会所知,出现这一不幸的事态是由于安盟在执行《卢萨卡议定书》所规定的尚未完成的任务方面采取了顽固态度。因此,应作出一切努力,结束敌对行为。

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大会记得,该国在 1998 年 8 月 2 日爆发了一场冲突。针对这一严重的事态发展,该区域各国的国家元首和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立即开展了一系列努力,寻求和平解决冲突。在 1998 年 9 月 7 日至 8 日于津巴布韦维多利亚瀑布举行的首脑会议上,该区域各国的国家元首要求我在非统组织的帮助下主持区域的调停努力。

将近一年来,我代表我们区域在赞比亚境内和境外进行了详尽细致的协商,召开了一些专家以及外交和国防部长级别的会议。

我要在这里指出,区域领导人从一开始就确认需要将刚果的反叛运动纳入调停进程,以确保所取得的结果得到所有人的尊重和接受。这一进程起初通过一个近距离机构,包含了反叛运动。到后来,叛乱分子——现在也包括刚果解放运动(解运)——被邀请直接参与冲突所有其他各方的和平谈判。

1999 年 7 月 10 日,随着介入冲突的所有六个当事国的国家元首在卢萨卡签署《停火协定》,我们在区域和全非洲范围所作的坚持不懈的努力最终产生了结果。不幸的是,今年 5 月,刚果争取民主联盟(刚果民盟)中出现了分裂,导致对由谁代表该运动签署协定产生了分歧。这使他们无法在当时签署协定。冲突的另一个非国家当事方——解运——也决定不签署该协定,直到与刚果民盟的分歧被消除。

为了使解运和刚果民盟签署协定,区域各国的国家元首要求我与两个运动进行进一步协商。我高兴地通知大会,这些努力最终导致这两个运动分别与 1999 年 8 月 1 日和 8 月 31 日签署了《停火协定》。

此时此刻,请允许我正式表示衷心赞赏我在该区域的所有同事和非洲其他领导人、联合国、非统组织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部非洲共同体)在我执行任务时给我提供的合作与帮助。《停火协定》是一份内容广泛的文件,它涉及冲突的所有方面,包括刚果民主共和国所有邻国的安全关切。

我要通知大会,协定的执行过程已经认真展开。政治委员会和联合军事委员会均于 1999 年 9 月 2 日和 3 日在除解运外的所有成员的参与下在卢萨卡举行会议。解运的代表由于后勤方面的原因无法前往卢萨卡。

这些会议所讨论的问题包括:第一,来自阿尔及利亚的拉奇德·拉拉利准将正式就任联合军事委员会主席;联合军事委员会的预算;它的结构及工作方案。

非统组织的代表在会议上简单介绍了非统组织在支持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和平进程方面的活动,联合国的代表则在会议上简单介绍了联合国与联合军事委员会之间今后将建立的关系。联合军事委员会定于 1999 年 10 月 10 日再次举行会议。

为了使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普遍实现和平,联合国对《停火协定》的成功和全面执行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我要赞扬秘书长及时而积极地作出反应,派遣军事联络人员小组前往该区域。联合国必须比以往更加迅速地采取行动,这样才能使它所开展的工作与它在实地所面临的任務相称。

为此,我要对联合国真诚发出呼吁:首先,联合国应授权和支持按照所评估的实地需要,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部署一支任务和规模均适当的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第二,除了已经派往刚果民主共和国及其一些邻国的军事联络人员小组外,它应迅速派出技术调查小组前往该国;第三,它应为维持和平行动提供足够的资源;第四,它应提供必要和足够的支持,推动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的内部对话进程;第五,它应帮助调动对刚果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的人道主义援助,为其回返和重新安置提供便利;第六,它应协助调集资源来推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经济重建。

我不必提醒大会注意联合国代表我们所有人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所担负的神圣和重要的责任。因此,它必须确保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普遍实现和平。为此,它应汲取过去的经验教训,避免出现代价高昂的失误。

时间是一个关键。同样很关键的是,需要解决第三世界国家所面临贫穷的根源。国际社会必须迅速和紧急地解决这些根源。

大会本届会议是在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中紧张状况和武装冲突日益严重的背景下举行的。这些发生在二十世纪即将结束之际的发展是世界全球结构缺陷的反映。今天,它们比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时候都对构成联合国基础的根本信念构成了更大的挑战。这些挑战不能够凭想象来消除。它们也不能靠空洞的言词来解决。全球的贫穷只有通过协调一致的全球方案来消除。解决贫穷问题将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冲突和动荡问题。除非世界解决冲突的根本原因,这些根本原因将继续是威胁和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各种磨擦的主要根源。

刚果民主共和国、科索沃和目前东帝汶境内的事件必将给整个国际社会,尤其是安全理事会带来时间和资源上的更大压力,但解决这些冲突地区的问题是这个世界机构所肩负的使命。

应当承认,这些年是非洲曾经面临的最危急的时刻。武装冲突、普遍的政治动荡乃至日益加剧的艾滋病/艾滋病的流行带来了重重风险,这就要求世界作出一致努力,帮助减轻非洲和整个世界面临的危险。

世界可采取种种办法帮助非洲,最重要的办法是提供援助和创造条件,使非洲能以各方都可接受的条件与国际社会进行贸易。非洲不需要施舍。不,非洲需要的是真正的贸易。非洲不需要军火。不,非洲需要的是对其劳动和资源的公正而平等的回报。非洲不需要怜悯,它需要的是共同利益基础上的真正的伙伴关系。

贫困与政治动荡之间的关系已不容再怀疑。发达国家仅仅要求善政还不够——这是一个难以界定的用语——同时却在经济领域因恶政而造成贫困。正义必须主导我们的经济关系,这样才能为政治和社会正义奠定基础。

现在就应着手审查世界贸易组织强加的不平等条件,这些条件如果得以维持,只能继续造成第三世界国家的边缘化,使它们注定陷入贫困和进一步的动荡。

我很清楚,这个讲坛可能不是处理这些问题的适当场所,但其中有些人完全有资格去处理我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因此,我热切祈望我们在进入新的千年之际,将对消除全球种种非正义,创造一个匮乏将不会制造混乱和动荡的更为平等的世界具有一种新的共同的目的感。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以大会的名义,感谢赞比亚共和国总统刚才所作的发言。

赞比亚共和国总统弗雷德里克·奇卢巴先生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堂。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家已经看到,我们用了将近3个小时听取五位发言人的发言,在今天会议的发言名单上还有七位发言者。为了听取发言名单上所有剩余发言者的发言,本次会议很可能还要持续至少2个小时。

在这一点上,我希望再次提请大会会员国注意,大会第51/241号决议附件第21段提出了一项自愿遵守准则,要求把一般性辩论中每次发言的时间限制在20分钟内。我强烈呼吁发言者尽力遵守关于一般性辩论的这些20分钟的自愿遵守准则,这样我们可以在合理的时间内听完所有发言者的发言。

感谢大家的善意合作。

议程项目9(续)

一般性辩论

圣基茨和尼维斯总理登齐尔·道格拉斯阁下的发言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现在将听取圣基茨和尼维斯总理的发言。

圣基茨和尼维斯总理登齐尔·道格拉斯先生在陪同下走上讲台。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极为愉快地欢迎圣基茨和尼维斯总理登齐尔·道格拉斯阁下,并请他向大会致词。

道格拉斯先生(圣基茨和尼维斯)(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衷心祝贺你在我们即将进入新的千年这一极为重大的时刻当选来领导本组织。我相信在你本国和联合国的你的前任,都已出色地帮助你作好准备,履行你当选来履行的职责。就我而言,我保证我国代表团将全力支持帮助你完成这项重要使命。

我还要感谢你的前任、乌拉圭外交部长、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集团的代表指导大会渡过了第五十三届会议的艰难时刻。

我还要再次表达我对秘书长毫无保留的崇敬,他的魅力、随和和智慧使联合国系统受益匪浅。所有人都清楚,科菲·安南先生为本组织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我们国家,圣基茨和尼维斯、其政府、其人民和我本人衷心地感谢秘书长。

在第五十四届会议开幕之时,我们接纳了三个新的会员国,它们是基里巴斯共和国、瑙鲁共和国和汤加王国,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向它们表示欢迎和祝贺。作为来自加勒比地区的小岛屿国家的代表,我很高兴地欢迎这些来自太平洋地区的小岛屿国家。我知道,虽然它们刚刚取得联合国的正式会员资格,它们已经承担起自己的义务,并将为坚持《宪章》的宗旨充分发挥作用。我再次祝贺它们,并希望它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在大约 54 年前,当本组织创立时,它预示着光明的希望,提出的美好的许诺。它是一个致力于结束战争,加强和平的组织。各国都将铸剑为犁,化干戈为玉帛。我希望在我们告别 20 世纪,进入 21 世纪之际,我们确实可以庆祝这一光明的新世界。但即使是在现在,在这一个千年进入最后几个月时,人类仍然受到暴力和野蛮行为的折磨,人对人的冷酷无情以一些最为残暴的形式表露出来。

最近在科索沃的事态发展,人民经历的可怕的人间惨剧,冲突期间显示的非正义,所有这些都对联合国的工作造成了严重的限制。

我国政府认为,种族灭绝活动,无论从那里产生,都是不能接受的,都是对国际法的侵犯。因此,联合国在继续和平的努力时必须对此保持警惕。重建的工作已经开始,让我们向前看——以希望的心情期待一个和平和重建的时期,让我们希望看来可能是最初的失败能够转变为令人惊奇的联合国成功的一部分。

在我们以为我们解决了科索沃问题时,出现了东帝汶问题,仿佛影响联合国的挑战无休无止。作为小国,圣基茨和尼维斯对于全民公决以来,东帝汶人民遭受肆无忌惮的暴力和杀戮感到震惊。联合国这一世界性机构必须严正谴责对东帝汶人民采取的非人道行动这些活动的唯一根据就是东帝汶人民合法地表达了他们谋求实现作为主权人民生活的愿望。

我们政府赞赏秘书长以及其他努力使我们脱离这一人类灾难深渊的人所做的工作。圣基茨和尼维斯敦促印度尼西亚当局理智地履行其义务,同国际社会一道维护和平和保护东帝汶人民。我们欢迎印度尼西亚当局同意接受国际保护部队,我们并祈祷东帝汶人民的权

利得到尊重并能够在自由与民主中发展。我们赞赏最近国际社会对科索沃的重建和发展以及现在对东帝汶人民作出的承诺。

但我们仍然希望对大湖地区和撒南非洲人民能够给予同样的同情。

既然我谈到世界上一些地区的暴行给人类的状况带来的污点,也许我应该调整一下我的说法,强调在世界上的一个地区——长期以来看来和平似乎无望的中东——和平进程终于开始。我要郑重指出,我国政府赞赏所有为和平进程提供帮助的人。我们应该继续支持和平缔造者的努力,以便确保制止发表暴力的语言。

圣基茨和尼维斯敦促联合国和其他世界领导人共同努力维护科威特国家和人民的尊严,并确保他们在没有恐惧中生活的尊严。科威特国家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安全理事会关于解决伊拉克侵略科威特问题的办法必须得到全面的实施。

同样,圣基茨和尼维斯注意到爱尔兰的和平进程,赞赏所有对这一进程作出贡献的人。国际社会应该支持这一主动行动,使企图阻止和平发展进程的人得不到鼓励。

在这里,圣基茨和尼维斯对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由于最近毁灭性地震遭受的生命损失表示深切的哀悼。我们希望恢复工作进展迅速。为此,我呼吁国际社会援助台湾,因为台湾过去曾积极地向遭受类似灾难的国家提供救济。

我现在来谈谈台湾海峡两岸中国人民的未决问题。我这样做时要首先表现,我国进去没有、现在也不打算干涉任何联合国会员国的内政或得罪这一会员国。圣基茨和尼维斯听说中国人民有能力、也积累了经验,能够解决任何看来存在的问题,但是,我们同中华民国当局的关系——自 1983 年独立以来我们同它一直有外交关系——使我相信,2 200 万台湾中国人能够为国际对话作出宝贵的贡献。我们认为,他们作为爱好自由、和平和多元民主国家的发展史、他们经济奇迹般重建以及他们对发展中国家的贡献,所有这些品质都告诉我们,应该承认他们能够为国际讲坛,包括联合国的讲坛,作出贡献。

除了人类冲突的瘟疫外,我们在本世纪最后几个月里还直接面临其他邪恶。人类的大多数仍面临贫困。儿童还在死于营养不良。为了有饭吃,一些儿童不得不让自己成为受害者,成为炮灰。仍然有儿童得不到教

育。的确,世界上有许多儿童没有过童年。我感到高兴的是,联合国宣布 2001 年开始的 10 年为《为世界儿童建设非暴力与和平文化国际十年》。新的千年属于我们的儿童。它属于我们圣基茨和尼维斯儿童,属于世界儿童。我们有责任为了他们并同他们一道将世界建设得比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还要好。

此外,我注意到第五十四届会议议程中包括了题为“通过体育和奥林匹克理想建立一个和平的更美好世界”的项目。圣基茨和尼维斯郑重表示支持这一项目,因为我们正在尽一切能力通过体育促进我国青年的发展。

同样,我自豪地报告,我国教育政策正在产生非常积极的结果。我们圣基茨和尼维斯的识字率已达到人口的 90%,我们不仅开始,而且正在加强使我国所有年轻人会使用电脑和有能力和面对即将来临的新世纪挑战的进程。圣基茨和尼维斯欢迎国际社会为使我們实现这方面目标和为这一方案提供更大推动力而给予的援助。

我们认为,应该用过去 54 年来的技术进步增进谅解,而不是制造混乱。应该利用这种进步提高生产效率和提供更好的收入分配和生活水平。圣基茨和尼维斯要求有能力的国家表现出适当的领导本色。我鼓励它们利用其现有和能够得到的这些技术,使之不仅为自己带来更多的经济财富,而且提高世界人民的经济和社会福祉。

我们欢迎自 1995 年 9 月 15 日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通过《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以来在妇女参与和发展方面取得的进步。我国通过参加《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委员会(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以表明我们对两性平等的坚定承诺。圣基茨和尼维斯方面目前正在执行一项新的性别管理制度,并开始采取措施以确保我国的国家预算对性别问题更加敏感,我们感谢英联邦技术合作基金在这方面提供的技术援助。

再过几天,联合国将要召开审查和评价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执行情况的大会特别会议。我们相信,国际社会将适当承认小岛屿国家为执行它对行动纲领的承诺所作出的努力,并注意到这些努力已由于财政和其他资源方面的限制以及全球、经济和环境因素而受到了影响。因此,我们盼望国际社会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和体制建设方案和项目继续提供支助。

同时,我国政府欢迎小岛屿国家联盟继续努力促进小岛屿国家的利益和所关心的问题。象加勒比地区我

们这样的所有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很容易受到自然变化无常以及人为困难的影响。就在上周,我们在巴哈马的兄弟姐妹就象美利坚合众国东南沿海各州的兄弟姐妹一样,由于弗洛伊德飓风的袭击而遭受可怕和毁灭性的损失。我呼吁联合国会员国慷慨解囊,支持成千上万流离失所者的重建努力。

去年,圣基茨和尼维斯因乔治飓风而遭受了同样重大的打击。在我们应付那一灾害时,大会对我国政府和该区域其他几国政府的努力表示了支持。大会还吁请所有国家作为紧急事项慷慨捐助救灾、恢复和重建努力。它进一步请求秘书长与国际金融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其他机关和机构协作,援助受灾国家政府查清其中期和长期需要并调动资金,以及帮助加勒比受灾国家的恢复和重建工作。

我已花了不少时间谈论这一问题,因为圣基茨和尼维斯希望感谢大会在这一决定中所表示的支持。我们因此要求记录在案,我们已经收到来自联合国系统,尤其是来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的援助,我向本世界机构的代表们保证,我们的恢复努力正在以被某些人称为相当显著的速度进行。但是,不论紧急援助是多么可赞扬,它绝不能解决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象我们这样的国家需要国际社会的持续支助,以确保我们的发展不会成为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牺牲品。

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以及多米尼加的香蕉种植者或圣基茨和尼维斯的柑蔗工人将如何保持其家庭的完整呢?当全球化伸出无情的魔爪剥夺了他们生存所需的资源时,他们将如何能维持较高生活水平的尊严呢?从最纯粹和最实际的意义讲,人权体现了人的生存条件的所有基本组成部分。因此,联合国作为这些权力的主要保障者,应对全球化起平衡作用,全球化已开始从我们的人民那里夺走食物,而不是帮助他们。

希望世界贸易组织在促进贸易自由化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从而推动全球化进程。然而,世界贸易组织不是医治世界贸易各种弊病的灵丹妙药。任何新的规则都改变不了以下事实:在多数出口领域,发达国家将对发展中国家拥有相对优势。在某些领域生产货物和服务方面拥有相对优势的国家在赚取利润时一贯牺牲较落后国家的利益,这一点是经济学中的基本原则。简言之,现在的规则不可避免将导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贸易领域出现零和的局势。

因此,一种对贸易不加任何限制的制度将导致对欠发达国家经济的巨大震动,并对其公民产生重大的影

响。作为加勒比共同体的一部分,我们已经目睹对所有国家,不论其经济发展水平,实行同样规则的逻辑,曾如何导致我们加勒比分区域的香蕉生产国内部出现严重的混乱情况。

圣基茨和尼维斯希望看到本组织通过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着手处理以下问题,即陷入自由贸易体制困难中的国家的情况。圣基茨和尼维斯认为,这个问题需要具有全球观点的专家对其进行认真研究,我们认为联合国是能够客观地研究这个问题并对世界领袖提出建议的组织,以弥补可能给易受伤害小国经济带来灾难的情况。

总的来说,象圣基茨和尼维斯这样一个依靠活跃的旅游部门、糖出口和提供金融服务的国家,不能——我再重复一遍——在原则上不能反对由开放经济组成的世界。但是我们的立场是,根据开放经济预测的世界经济秩序只对经济大体平等的国家最有效。如果我们致力于消灭这个世界上所有区域的贫困,那么我们必须解决贸易安排中固有的对贫困的影响问题。

我们生活在加勒比地区的人,多数居住在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国家,易受伤害,除其它外还受到缺乏人力资源、对财政资源的需要、社会问题、严重贫穷和全球化作用的影响。我们十分依赖沿海地区和总的海洋环境,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满足我们的需要并实现我们的目标。对于我们来说,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加勒比海应被视为一个特殊地区。圣基茨和尼维斯殷切希望,会员国、国际社会和联合国系统将积极支持我们努力发展并执行这一概念,并且采取行动避免船源废物的污染以及危险和有害物质的意外释放。

尽管有困扰和破坏我们的努力的社会经济困境,我国政府仍然坚定不移。它仍然致力于为圣基茨和尼维斯人民创造更多的机会。但我们知道政府无法自己解决这些问题。私人部门也可发挥重要作用。我国政府同样致力于同地方和国际企业合作,但不会将我们民族的命运交给可进一步严重破坏其生活的漠不关心的势力。

我国政府再次要求扩大对人权的解释,充分纳入经济权利和发展权利。我国政府认识到个人人权和经济权利之间不可分开的联系,已经保证继续执行建筑廉价住房、创造就业、消除贫困和谋求地方和外国投资新来源的方案。我国政府成为企业的积极的伙伴和促进者,但不损害我国每个公民的生活质量。

国家政府在保护其公民人权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是,联合国作为全部人权的最终保护者,具有更重大、全面和意义深远的作用。

这意味着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和联合国人权及其它机构和组织之间应有更大的伙伴关系。这样可以制定新的战略,为仍处于国际贸易体系边缘的国家提供进入市场的机会。本组织应协助创造并调查务实的备选办法。

因此,我认为我们需要了解世界经济体系不平等情况并能够回应因而恶化的社会挑战的联合国。

我们尽力消灭贫穷。圣基茨和尼维斯谋求国际社会的支持,从而建筑通向更美好世界的桥梁。明天的世界应满足我们人民每天得到面包的要求,和平王国应在地球上实现。我们应紧迫地作到言行一致,以便我们大家可找到宽恕,而宽恕是建设世界和平的必要基础。

去年,我曾提到社会-风险慈善事业的可行性,政府和企业通过这种事业可彼此合作。许多公司结构内已经有类似概念。各公司已经进行加强和保持正面的公司形象的项目。如果公司承认保持良好公司文化的重要性,提高其进行营利商业活动的国家国民的生活水平,我们将使这种作法进一步发展。经过改革的联合国以其现有机构、基金和方案可协助这种战略。

我们必须适当快速地前进,因为我担心如果我们不将民主、技术增长和经济财富的收益变为我们人民的实际收获,那么动乱将为期不远。我同其他一些人一道认为,发达世界不可对小国和穷国经济所面临的挑战一无所知。我不愿认为国家利益可使人十分糊涂,使各国政府不认识到,例如困扰任何区域的问题,对更远的地方会产生严重的影响。

我们必须重新承诺消除非法毒品及全球后果的恶性癌症。我们都是受害者。因此,我们都必须成为伙伴。让我们致力于根除日趋深入我们各社会的毒品贩运的威胁。

我敢说,我们面前许多问题是复杂和十分棘手的。冷战时占上风的旧模式已经过时,直接威胁我们政治和战略利益的不仅是这些因素,而且是破坏一国维持其经济、社会和文化组织能力的因素,这种能力影响国家利益的决策。不再有一个巨大的敌人,但是,一些顽固因素在任何时候都可凑在一起摧毁我们社会的微妙平衡。

尽管本机构有缺点,如果联合国不存在,就必须发明联合国,因为没有其他组织对人类发展作出了如此巨大的贡献。

此外,圣基茨和尼维斯很高兴有这一机会就涉及我国的一些问题发表意见。

如果没有联合国,象圣基茨和尼维斯这样的袖珍国家永远也将是默默无闻的。因此,在我们即将进入新的千年的前夕,圣基茨和尼维斯与世界其它国家一起坚定地承诺要继续发展联合国,以便保证全世界所有国家的人民都能见到和平、繁荣与进步的诺言成为事实。

代理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代表大会谨感谢圣基茨和尼维斯总理所作的讲话。

圣基茨和尼维斯总理登齐尔·道格拉斯阁下在陪同下离开讲台。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巴基斯坦外交部长萨尔塔杰·阿齐兹阁下,我现在请他发言。

阿齐兹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很荣幸在本届大会发言,这是二十世纪最后一次会议。

首先,我谨欢迎基里巴斯共和国、瑙鲁共和国与汤加王国加入联合国大家庭。我们期待着与新的会员国密切合作。

二十世纪被称为是极端的世纪。在这一世纪里,人类文明在进步与繁荣方面有了大跃进。我们发现了海洋的深度,到外空作了旅行,并且登上了月球。我们看到了技术和信息革命已将全世界转变成一个全球村。

二十世纪也是暴力和悲剧的世纪。在两次世界大战里和几百次其他冲突里有几百万人死去。同时贫困与疾病又夺去了几百万人的生命。

本届大会使我们有机会认定人类在下世纪可能面对的重大全球性挑战。因此,联合国在明年的一年里应当集中精力制订出对付这些挑战、促进明年在千年大会上所商定的新途径的方式方法。

和平仍然是我们时代的首要挑战。冷战的结束,以及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原则的胜利使人们对全球普遍和平产生了希望。可惜,这显然还未能实现。相反的,世界仍然遭受到各种冲突的破坏。

受到长期压制的民族愿望,以及对持续不平等与贫困所感受的无能为力感,导致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普遍暴力与战争。损害到非洲、巴尔干和高加索地区,以

及巴基斯坦、克什米尔和阿富汗的一些冲突使人们痛苦地回忆起战争的升级与和平的消失。

联合国在秘书长科菲·安南的英明领导下,正努力处理这些冲突与危机。单方面的方式,以及全球影响力的集中,未能始终保持对世界各地具有历史、宗教、政治和经济根源的复杂的问题得出公正而持久的解决办法。

在冷战的最后决定性对立中,150万阿富汗人被杀,100万人受到伤残,而整个国家都遭受到破坏。在外来干预结束十年之后,仍然还有将近300万阿富汗难民生活在巴基斯坦和伊朗。在这个穷国没有重建也没有发展,新一代除了战争什么也不知道。恢复与重建是英勇的阿富汗人民的权利。经济发展,加上教育和现代化,是结束阿富汗的暴力,促进人权并改善社会条件的最佳方式。

阿富汗的和平对巴基斯坦是至关重要的。阿富汗的动乱造成我国边界的不安。维护阿富汗的领土完整对于整个中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具有核心作用。阿富汗的和平将为中亚和南亚以及其它地区之间的商业与经济交流产生大量的机会。

巴基斯坦坚持促进阿富汗的和平与和谐。我们支持联合国的各项努力,以及“六国加两国”进程。巴基斯坦不断地努力,力图结束塔利班政府与北部联盟之间的作战,并促进和谐及政治和睦。

全世界欢迎中东和平进程的恢复。我们真切地希望,它能顺利进行,最终达到实现以巴勒斯坦人民的基本权利,包括建立自己的国家,以色列撤出戈兰高地及黎巴嫩西部为基础的公正持久的和平。

我们高兴地看到科索沃的道义与合法性之间的紧张局面已被克服。我们为科索沃难民回归家园感到高兴,但是科索沃的苦难还没有结束。巴基斯坦将继续支持联合国为巴尔干和平所作的努力。

在东帝汶,我们相信,甚至在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到来的时候,人的悲剧就已经结束。我谨赞扬秘书长科菲·安南以及我的同胞詹姆希德·马克大使,他们为在东帝汶实现自由,并捍卫稳定的进程中经受了很大的挑战。

我们从科索沃和东帝汶的事件中吸取了宝贵的教训:人民自由的愿望是无法永久压制的;自由行使自决权利是和平必不可少的条件;自决在没有恐吓要挟的环境下才能最好地得到行使;联合国是监督自决权利行使状况的最后机制。

这些结论对克什米尔来说五十年前就已经接受了。安全理事会作出决定,如何最后处置有争议的克什米尔邦应当在联合国主持下的自由公正公民普选中,由当地人民自己决定。印度从原来接受这一协议的立场上又退回来了,并且从它自己关于允许克什米尔人民决定自己前途的承诺上退回来了。该国以这样那样的借口拒绝实施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的条款。

印度在查谟和克什米尔的镇压使数以千计的克什米尔人丧生,数以十万计的人流亡,导致巴基斯坦与印度之间的三年战争并使这两个国家处于一种常年冲突和不信任关系中。巴基斯坦和印度能够而且必须克服这个不幸的遗产。

为此目的,纳瓦兹·谢里夫总理在两年半前任职后很快建议在巴基斯坦与印度之间开始进行全面、结构性的和持续的对话,以处理克什米尔、和平与安全和其他悬而未决的问题。印度在一年后同意就克什米尔进行对话。为了给双边对话提供政治势头,纳瓦兹·谢里夫总理邀请拉杰帕伊总理访问巴基斯坦。

在拉合尔首脑会议上,印度和巴基斯坦承诺加大力度以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建立互信与和平,并为更广泛的合作铺平道路。巴基斯坦总理在拉合尔敦促印度总理缓和在克什米尔的镇压。他告诫说,如果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没有进展,政治方面的事态发展会损害反映在《拉合尔宣言》中的良好意愿。但是,印度没有表现出任何真正处理,更不要说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的愿望。它对克什米尔人民的残酷镇压毫无缓和地继续进行。

卡尔吉尔危机是仍未解决的克什米尔问题和印度加剧对克什米尔人民的镇压所造成的更深刻困难的表现。印度在卡尔吉尔发起了一个大规模军事行动,并通过在巴基斯坦——印度的整个国际边界沿线调动其武装力量而造成扩大冲突的危险。巴基斯坦采取了克制态度。我们认为,必须避免两个有核武器的邻国之间的战争。我们提出立即缓和紧张局势并通过谈判处理控制线沿线的问题,包括印度对控制线的侵犯和对乔尔巴特拉、西亚切恩和卡马尔的占领。巴基斯坦所作出的努力导致克什米尔自由战士脱离卡尔吉尔高地,并提供了进行谈判和对话的新机会。

巴基斯坦准备与印度恢复拉合尔进程。然而,印度不仅没有对巴基斯坦准备进行谈判的立场作出相应的回应,而且为恢复谈判提出先决条件。印度军队有意击落一架无武装的,在我们的领空内进行正常飞行的巴基斯坦海军飞机,冷酷和没有任何警告地造成我们的16名

海军人员丧生——他们多数是年青受训人员。印度还继续在控制线沿线采取敌对行动,并在几个部分穿过控制线反复发动攻击。

克什米尔不是一个涉及土地的争端。它涉及到一个民族的命运;安全理事会决议的实施;对克什米尔人民的基本人权,特别是自决权的尊重。克什米尔人对本月初印度在克什米尔组织的虚假选举的彻底抵制清楚表明他们在感情上是与印度格格不入的。任何解决办法如果违反他们的愿望都是不能持久的。

在克什米尔人民决心获得自由时,在70万印度占领军的子弹和刺刀使克什米尔的烈士流血时,克什米尔问题就不能处于冻结状态。不仅必须在科索沃和帝汶维护人权,而且必须在克什米尔维护人权。为了朝着解决的方向取得进展,世界必须要求,印度立即采取措施停止它对克什米尔人民的镇压。

为此目的,印度必须:第一,停止对克什米尔村庄和城市地区的残酷镇压;第二,释放在拘禁中心和监狱中的数以千计的克什米尔人;第三,撤走设在克什米尔城镇和村庄中的军事警戒哨和部队;第四,让国际人权组织进入克什米尔;第五,同意不偏不倚的人权监测员驻在查谟和克什米尔;第六,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在克什米尔承担更大的作用,包括为数以千计的克什米尔寡妇和孤儿提供救济和帮助;以及第七,同意逐渐减少部署在克什米尔的70万印度军队。

国际社会日益意识到极有必要公正地解决查谟和克什米尔争端。在一个核环境下,冲突扩大的危险是不堪设想的。克什米尔继续摆在安全理事会的议程上。安理会的各项决议仍然有待实施。联合国对克什米尔人民作出的自决的承诺仍然没有兑现。因此,虽然我们很快恢复与印度的双边对话,但巴基斯坦将会欢迎克什米尔人民的真正代表参与谈判进程,以促进符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的解决办法。

印度的野心有可能使我们区域进一步出现危险的核和常规武器军备竞赛。几十年来——甚至在印度于1974年进行首次核爆炸之后——巴基斯坦寻求避免在南亚出现核武器。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不扩散的倡导者对巴基斯坦实行了歧视性的限制,而同时忽视印度稳步发展其核与导弹能力。今年5月,印度进行了5次核试验并宣布自己为核武器国家,从而终于使南亚不扩散进入坟墓。它的领导人接着开始威胁巴基斯坦。面对有核武器的印度所采取的咄咄逼人态度,巴基斯坦不得不表明它的核能力,从而恢复了核威慑和南亚的战略平

衡。大国对此的反映是不仅惩罚为此负责的国家,而且惩罚受害者,这是非常不公正的。

即使在进行这些试验后,巴基斯坦仍然向印度建议实行核克制,这符合我们以下信念:巴基斯坦与印度之间的核威慑能够而且应该保持在可能的最低水平。在我们与美国和印度进行的分别的对话中,我们提出了一个战略克制制度,即要规定核克制与稳定、常规武器均衡和解决悬而未决争端的具体措施。印度所宣布的核理论粉碎了实行克制的希望,该理论提出获得和实际部署大量以陆、空和海为基础的核武器,并进一步加强其常规部队,而几乎所有这些部队都是针对巴基斯坦部署的。即使是印度提出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建议的目的也是为了使它作为一个核国家得到接受,并为获得作为第二打击能力的大量核武器寻找理由。

印度实行这种理论将会破坏南亚的稳定。巴基斯坦将被迫加强其核和导弹能力及其备用状态以保持威慑。为发展其导弹的核弹头,印度一定会再次试验。这将破坏《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全面禁试条约》)。印度追求扩大其核武器储存会危及缔结一项裂变材料禁产条约的前景。印度的野心不仅威胁南亚的和平与稳定,而且威胁邻近区域,包括波斯湾和印度洋的航海线的和平与稳定。

如果要避免在南亚出现一种对国际和平、安全与裁军有严重影响的一触即发的安全环境,国际社会必须采取行动,而且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为此目的,大会应支持南亚的战略克制概念。

为此目的,应敦促印度采取下列行动。

第一,印度应拒绝接受所提出的核理论。第二,它应避免再进行任何核试验并加入《全面禁试条约》。巴基斯坦则继续承诺在无逼迫的气氛中加入《全面禁试条约》。第三,它应保证不为了作战而在陆空海上部署核武器。第四,它应同巴基斯坦展开谈判,以就实现裂变材料储存上的平衡达成协议,同时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参加预期明年在日内瓦开始的裂变材料条约谈判。第五,印度应放弃获得反弹道导弹系统和任何与军事有关的空间能力;第六,印度应大幅度削减其购买和发展各种先进和造成不稳定的常规武器系统的计划。在这方面,巴基斯坦呼吁那些打算向印度提供这种常规武器的国家重新考虑其政策。

巴基斯坦认为,现在需要举行一次由安全理事会所有常任理事国和其他有关大国以及印度和巴基斯坦参加的会议,以推动南亚战略克制和稳定的目标。

核战争的威胁并非仅来自于南亚。尽管冷战的战略对抗已经结束,但主要核大国甚至在压迫他国不扩散的同时,却宣称它们有权力无限期地拥有核武器。削减战略武器协定的执行已经停顿。如果废除或修改《反弹道导弹条约》,并执行导弹防御计划,则核武器国家之间的核军备竞赛很可能复活。它们之间对新的或老的争端的高度的紧张局势,会再次把核末日的钟表移动到更接近于夜。

巴基斯坦支持实现核裁军和尽早消除所有核武器的努力。多边谈判可以产生实现这些重要目标的已商定计划。我们还支持呼吁保持《反弹道导弹条约》并避免发展和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应立即在日内瓦的裁军谈判会议上展开关于防止外层空间进一步军事化的谈判。

在一个全球化但却是分裂的世界中,有了几乎人人可获得的现代武器和通讯设备,恐怖主义已作为无处不在的挑战而在世界很多地区出现。它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具有多种表现,是残酷的个人、团体和国家使用的致命工具。

巴基斯坦谴责在任何地方出现的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行为。在十年的阿富汗战争期间,巴基斯坦是越过我国边界的恐怖主义行为的唯一最大目标。甚至在今天,我们的对手在巴基斯坦各城市造成恐惧,赞助和资助恐怖主义的炸弹爆炸和任意暴力的行为。我们的东邻掌握了在克什米尔进行国家恐怖主义行动的魔法,利用镇压、拘留期间杀戮、失踪、纵火、酷刑和强奸等伎俩,作为对克什米尔人民争取自由和自决斗争的镇压工具。不结盟国家以充分的理由,把外国占领下对人民的镇压谴责为最恶劣的恐怖主义形式。

巴基斯坦谴责某些国家把恐怖主义的表现与伊斯兰教连在一起的应受指责的倾向。我们欢迎人权委员会今年早些时候通过的决议,它谴责包括媒体在内的诋毁伊斯兰教并把它与恐怖主义连在一起的企图。

自由市场和自由政治制度伴随着令人吃惊的技术发展,正迅速地越过边界和各大陆把我们合为一体。不幸的是,全球化的利益绕过了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各国之间和内部的收入不平等有所增加。正如亚洲金融危机所表现出的那样,增长常常是脆弱的。

仅靠市场力量是不会为所有人民带来平等的经济结果的。我们需要在第十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以及其他国际会议上,重新考虑目前的发展战略并为基础广泛的发展制订新的办法,以个人和各国经济平等的需要为指南。

需要在三个主要方面采取行动。第一,在贸易方面,我们需要真正平等的竞赛场地,以鼓励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制度的利益对发展中国家更为平衡。在西雅图举行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可推进这一目标,解决执行有关纺织和农业的乌拉圭回合协定所涉问题,在今后的谈判中处理有关发展中国家的优先问题——不是要在它们无法竞争的部门坚持不成熟的开放。在西雅图,我们还必须反对伪装成促进环境和社会标准的运动的保护主义力量。

第二,在金融方面,我们需要一个更稳定的金融秩序,能够控制资本流通的起伏不定,特别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足够的清偿能力,减轻它们的债务负担,并确保国际金融和贸易政策的连贯性。有关为发展筹措资金的高级“活动”,可帮助就这些问题达成协议。

第三,在技术方面,在日益以知识为基础的全球经济中,必须迅速缩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技术和知识差距。为此,拟订有关获得和转让技术的全球原则和指南是有益的。

在正在全球化但却是分裂的世界中,其特点是繁荣与贫困之间、平静与动荡之间的鲜明对比,数以亿计的人民的希望在于联合国这一最普遍的全球机构。联合国必须按《宪章》的规定,发挥其作为协调各会员国的政策的中心以及作为集体安全的中央机构的作用。安全理事会的程序必须更加透明和民主,以反映联合国全体会员国的集体意志和观点。

大会还必须就各种目标和原则及作法和手段达成一致,这些将使国际社会能够对由冲突、武器泛滥和不平等的全球化构成的正在形成的挑战作出反应。在联合国这里,我们必须争取始终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遵守其具约束力的决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自由和民主的全球环境中实现各国人民享有和平与繁荣的远景。

代理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希腊外交部长乔治·帕潘德里欧先生发言。

帕潘德里欧先生(希腊)(以英语发言):我要最衷心地祝贺古里拉布先生当选大会本届会议主席。他的国家因其人民的斗争和联合国的成功努力而实现了独立,该国今天主持本届大会具有重大意义,我相信,他将使大会工作取得圆满成功。我祝贺他的前任执着地履行了他的责任。我要对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的不懈努力表示最热烈的支持。他利用其干练的政治技巧、道德权

威和对其职务的机会和限制的深刻了解,经常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从事了令人生畏的工作。

我国政府完全赞成芬兰外交部长哈洛宁女士代表欧洲联盟所作的发言和该联盟分发的备忘录。

资讯、思想、经济、民主和人权领域的全球化是本世纪最后十年的显著特点。有人害怕它,有人试图无视它,有人试图同它作斗争,还有人试图回避它。许多人则把全球化作为一个创造性挑战加以欢迎。我们希腊人属于最后一类:我们靠开放、交流自由、思想、表达意见和探索自由而繁荣昌盛。我们说对话的语言,即表达思想的语言。这就是我们的传统。

我们对这个传统感到骄傲,该传统引发了文艺复兴并支持了启蒙运动,敢于思考这个伊曼纽尔·康德的座右铭就反应了其精髓。全球化激励我们在主权、国际关系和人权方面敢于思考不可想象的问题。但这还不够: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超越这一点;我们必须敢于为我们的世界表达意见;我们必须敢于希望。

我们相信,在本世纪末,人们正在庆祝民主,把它作为普遍政治统治制度,即现代世界合法性的唯一稳固基础。经验教诲我们,民主不仅使自由体制化,而且还带来繁荣。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已得出结论性证明,民主政府制度绝不是创造财富的障碍:发展不需要专制统治者。森注意到,任何拥有民主制国形式和相对新闻自由的国家,都从未出现过严重饥荒。

令我们受到鼓舞的一个事实是,现在声称实现民主的国家比人类历史上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我们坚定地致力于确保这一趋势得到扩大。我们正在缓慢但实实在在地看到民主全球化,我们敢于希望。

尽管如此,我们的各种挑战和政治困境都十分庞大。我们必须在全球实现和平。我们惊奇地注视着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再次握手。和平可能具有地方性,但我们各国都会感到骄傲。同样在关注印度和巴基斯坦时,我们也敢于希望不扩散得以实现。我们在非洲出现战争景象时有所退缩。我们不能希望和平,却对战争视而不见。

我们必须在全球实现人权。从科索沃和东帝汶到塞浦路斯和卢旺达,我们是否在各地运用同样的标准呢?我们必须使我们有其人权的概念全球化。我们理解为保护其投资而支持人权的跨国公司,但是,谁将保护那些为免受世界市场的污辱而谋求保护的个体呢?

我们必须使道德观念全球化。我们从科索沃到东帝汶都低了头,因为我们仍不能处理全球道德难题,例如秘书长所提及的难题。人类苦难是否可以低于主权?我们能否在进行军事干预时不一致?是否应该牺牲无辜人口对违反国际规则的政府进行贸易制裁?

我们谋求使价值观念全球化。技术革新对我们有极深刻感受的一些信念提出了质疑。从克隆技术到大脑移植,科学家们现在面临着具有全球影响的难题。我们必须不仅确保恐惧不抑制科学发展,而且还确保好奇心不抑制文明。

我们必须使财富全球化。富国和穷国之间日趋扩大的鸿沟使世界广大人口都受到排挤,并造成从非法移民到贩运毒品、恐怖主义、童工和色情剥削等各种危险的社会问题。希腊为努力尽量作出微薄贡献,已决定在五年计划中把其官方发展援助每年平均增加 27%,同时特别以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为目标。

如果当今世界的人民没有分享基础教育、不享有基本保健,则我们怎能希望迎接这些挑战?虽然在转让资源、财富和信息方面,电子媒介已最大限度地减少边界的限制,但民主体制和社会政策仍局限在国家边界之内。我们不能等待民主以这种速度传播:我们需要有一种更迅速的根治办法。我们必须通过支持全球民主制度,正视这一全球民主逆差。

除民主全球化外,我还要求全球主义民主化。这是联合国应该具有的认识。我们谋求使联合国成为一个促进和平和正义的积极中心、改善地球每个人生活的中心。我们期望联合国对我们全球道德和全球价值观念的需要作出回应。我们相信,一个强大的联合国将对那些发动战争、庇护恐怖主义和破坏地球的人迅速和有效地采取行动。我们渴望联合国成为全世界民主思想和民主实践的中心。

愿各联合国家为我们的利益制订对话的文化,并开展文化的对话。因为这就是民主政治的精髓:不是各文明的冲突,而是人人都可以参加的教育对话。我们必须互相教育,以便找到和平和民主的办法迎接我们的挑战。

这就是联合国的任务。我们服从其权威,把它作为唯一能够使全球化进程民主化的论坛。我们要求所有会员国都给联合国提供履行其职责的权威和手段。希腊将这样做。正如我们的加纳同事昨天所说的那样,我们仍要求从联合国那里得到更多的东西,但我们却仍在给予它越来越少的资源。我们认为,继秘书处进行重要

的改革后,现在应该扩大联合国的权威、责任和预算。我们敢不敢允许联合国抱有希望?我们希腊敢于这样做。

我国认为应该加强联合国,但我国也认为应该在本区域实地从事自己的工作。以色列在奥斯陆的谈判代表尤里·萨维尔说过,缔造和平是一场从敌对迈向理想和和解的渐进革命,是种种启动新潮流的时刻。

希腊已同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一起,提议创造这样一个机会——一个全球机会:我们希望看到重新发扬奥林匹克停战这个古老的希腊传统。我们希望一致核可该项目的大会全力支持在 2000 年澳大利亚悉尼、2004 年雅典和今后历次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遵守奥林匹克停战,以便使这个事件可以成为我们全球村的完善、跨文化对话与和平的重大节日。

从塞浦路斯到波斯尼亚,“种种机会”正在给人们提供一线希望,即希望有朝一日,一个联合的巴尔干地区和东南欧将归属统一的欧洲:一个各民族的大家庭、各文化的花束和各种族特点的万花筒,在那里多样性就是我们的力量,边界不再深受尊重而不复存在。我们能否大胆地抱有这样的远见?我们敢不敢这样做?我们敢于希望。

首先谈塞浦路斯:今年 6 月八国集团领导人就塞浦路斯发表声明和安全理事会通过第 1250(1999)和 1251(1999)决议后,产生了一项新倡议可能打破僵局的希望。正如我们设想有一个多文化的巴尔干,我们也在努力使塞浦路斯成为一个单一主权和单一国籍的联邦国家,一个领土完整、统一、非军事化和独立的国家,不受侵害,在它的国土上没有外国军队。塞浦路斯加入欧洲联盟肯定有益于生活在该岛上的两族人民。我们请土族塞人本着希腊和土耳其之间新建立的有益的精神,抓住这一历史机会。让我们打破人为地分割这两个人民的这道“最后的柏林墙”。让我们向世界和我们的儿女表明,是的,我们可以在一个更大的欧洲大家庭内,在和平与和睦中共同生活,尊重人权和民主原则。

发生在科索沃的悲惨事件将因为野蛮的种族清洗行径和未经安全理事会授权而进行的军事干预而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今天我遇到有人在“结束巴尔干问题”的压力下,选择重新划分地域,认为种族分离,在我们地区各人民间建立新墙和壁垒能解决我们的问题。但这只能使我们的问题更复杂。

我向大会确证,实现巴尔干持久和平没有捷径,没有投机取巧的道路。同我国在本地区的政策一致的是我

们的信念,即国家的边界神圣不可侵犯。但在国界内,我们必须尽力保护少数、民主程序和人权。我们必须努力发展《东南欧稳定条约》的三大支柱:民主、安全和重建。我们需要建设民主机构、司法和金融体制、建设有竞争力的企业和自由媒体等我们习以为常的条件。我们需要主动积极地保证,对我们国内和国家之间安全的任何形式的可能威胁都得到直接、公开和有利的解决。保护少数带有根本的重要性。正如秘书长所说,我们需要一个预防冲突的新承诺。我们需要提供基本的经济帮助,同导致民族和宗教狂热主义的贫困和落后作斗争。

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一项完整的巴尔干方针。我说“完整”,指的是国际社会应采取一项连贯和持续的方针。矛盾的信号对巴尔干地区很不利。

希腊已在该地区为自己设计了一个创造性和有效的作用。希腊支持加深该地区民主的一切努力。用一项完整的巴尔干方针处理民主、安全和重建问题,将为我们的邻国加入欧洲联盟铺平道路。南斯拉夫当然是这一完整的巴尔干方针的一个组成部分,希腊同阿尔巴尼亚、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之间的双边和三边的非常密切的合作性接触也是。在最近的科索沃危机中,我们密切协作,促进该地区的稳定,为科索沃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我们认为,在我们地区没有好人或坏人,只有好的作法和坏的作法。我们已经并且继续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与维持和平部队,因为南斯拉夫许多地区仍然存在严重的人道主义问题。我们开展了多边外交,并且无歧视地支持遵守我刚才所述原则的每一项努力。是的,在这完整的巴尔干方针中,阿尔巴尼亚族和塞尔维亚族人民都有他们发展的余地。我们请他们敢于设想,设想同样的远景,即一个接一个,每一个巴尔干国家都将加入一个统一的民主欧洲。

如果通往和平的道路确实是由各种时刻组成,那么我也敢对我国同土耳其的关系抱有希望。我的土耳其同事伊斯梅尔·杰斯和我已经进行了几个月仔细的外交。最近我们已任命一些讨论委员会,讨论一些我们认为我们两国通过相互合作能获得很大好处的一些双边问题,如贸易、旅游、环境和安全。

人民对民主、安全与繁荣原则的向往,可以克服历史的纠纷。本着这一民主的精神,我们认为,我们的安全与地区的稳定息息相关;我们邻国的力量是我们自己的力量。因此,从一开始,希腊就同土耳其有同样的设想,

即有一天土耳其将成为统一的欧洲名符其实的一员。但是我们今天认识到,我们的作用需要是领导这一进程。

震撼我们两国的可怕的地震加快了这一进程。我们两国公民间自发和引人注目的兄弟友好与团结行动打破了复杂的外交战略,以强大的压力要求我们政府大胆行动。我个人将永远不会忘记那么多的非政府组织,特别是来自灾难管理特别单位和土耳其搜索救援队中的希腊和土耳其求援人员脸上共有的汗水、眼泪和真正同情与友谊的表情,他们在地震摧毁的大楼废墟中寻找生存者。这些人没有等待我们在行动。他们的行动使民主、人类团结与和平全球化。

这是民主的又一经验。国际关系、人道主义、和平与合作将得到很大的帮助。如果我们能允许公民外交,充分支持非政府组织的建设性作用。

在这一独特经验的基础上,我们作为本组织的成员的第一项联合行动是我今天同我的土耳其同事伊斯梅尔·杰斯的携手。我同他携手向大会宣布建立一个联合防备救灾单位,由来自希腊和土耳其两国的政府和非政府机构的特遣队组成,以加强联合国在此领域的能力。

让我借此机会向台湾最近发生的严重地震的受害者及其家属表示由衷的哀悼。

全面和井井有条地处理自然灾害符合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最近的讲话,即有些重大的减轻危险和预防灾难方案所需要的资金量是许多穷国根本无法承担的。

在本大会,在强烈的现实主义感的基础上建立的伟大的理想已经帮助世界变得更加民主、安全,为困难中的人减轻了一点痛苦。在希腊和东南欧,同样的理想正在帮助建设民主机构、巩固和平,并铺成通往繁荣的道路。说我们巴尔干人已掉入陷阱,说我们无法消化自己的历史,说我们被过去的冲突与仇恨所束缚,都完全不是事实。历史不是束缚,除非要把它变成束缚。对每一代新希腊人的挑战,对我们邻国的挑战是从我们的历史中学习,而不变成历史的奴隶。我们正在为本地区缓慢而稳步地建设一个新的集体理想。我们期望有一天从贝尔格莱德到达普里什蒂纳只要随便坐一辆公共汽车,耶路撒冷和大马士革、雅典和安卡拉、当然还有被分裂的尼科西亚两部分不再被恐惧和怀疑所分裂,而在和平中连在一起。这一天或许还很远,但是正如中国的一句谚语所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历史并不是一种强制力量,除非有人要让它如此。希腊未来的每一代人所面临的挑战以及我们邻国所遇到的挑战是从历史汲取经验教训,而不是成为历史的奴隶。我们正在缓慢而稳步地勾划我们区域新的共同远景。

我们期待着有一天,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之间将能够通过客车轻便地彼此往返,而且耶路撒冷和大马士革、雅典和安卡拉,当然还有尼科西亚的两个部分,将不再被恐惧和猜疑所隔离,而是在和平中联为一体。也许那一天仍很遥远,但正如中国的一句谚语所说的那样,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今年,我们大胆地迈出了这一步。我们对千里之行后的世界作了大胆的梦想。希腊的一位著名改革家里加斯·费雷奥斯二百多年前在为巴尔干人撰写的宪法中说:

“在巴尔干地区,所有人——从波斯尼亚到阿拉伯的所有基督教徒,穆斯林和犹太人、阿尔巴尼亚人、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希腊人、土耳其人、亚美尼亚人——都应毫无歧视地以平等权利享有平等地位。”

今天,在距离下个千年只有100天的时候,我们承诺朝着这个方向,朝着我们这个世界的新希望和新理想的方向一直走下去。用拉丁美洲人的话来说就是,迈步向前。

代理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丹麦外交大臣尼尔斯·海尔韦·彼得森先生阁下。我现在请他发言。

彼得森先生(丹麦)(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表示赞同我的同事、芬兰外交部长代表欧洲联盟所作的发言。

主席先生,我还要对你当选表示祝贺。丹麦与纳米比亚以及与你本人的关系可追溯到贵国独立前的很早时候。因此,我尤其高兴地看到你担任这一职务。

在我今天的发言中,我要谈谈国际社会,当然包括联合国对人的安全与发展的责任。我们生活在一个空前全球化的世界里。我们几乎每天都面对必须克服的新挑战。远离或不知晓所发生的事件已不再能够带来安全感。

需要开展密切的国际合作来应付各种挑战。但矛盾的是,尽管各种挑战是全球性的,但政策的制订和各种体制在其重点和范围上仍然主要是针对具体国家的。

我们日益看到内部冲突以及公然侵犯人权和违反人道主义法的行为构成一种特殊而严重的威胁。恐怖主义、贩毒和国际犯罪也在全球化的世界里泛滥。

国际社会必须拥有对付这些挑战的手段,并且表现出应付挑战的决心。我们对人的安全和人的发展的根本关切是无法仅仅在国内环境中加以解决的。

我想谈谈这些关切,首先是科索沃和东帝汶危机方面,其次是国际发展合作方面的关切。

科索沃和东帝汶对于传统的国家主权、尊重人权和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概念提出了严重的疑问。这些概念是如何相互联系的呢?它们与我们对人的安全的关切有何关联?这种相互联系对联合国的作用和责任以及对安全理事会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要指出的一点是,面对严重和有计划地侵犯人权的行动,国际社会不能袖手旁观。如果帮助一个地方的人民行使自决权的联合国及其代表遭到践踏,我们也同样不能袖手旁观。

国际法目前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过去50年来,我们一直在努力发展一个权威的人权法体系,既适用于和平时,也适用于武装冲突期间,并以《世界人权宣言》为起点。的确,我们不缺乏任何规则。所缺的是现有规则的有效执行,包括以武力作为最后的手段。

我们现在必须着眼于强制执行,以便不分国界地向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提供帮助。我们必须显示出决心推动对法治和对捍卫法治机构的尊重。有一系列广泛的行动可供采用;而采取何种行动的选择必须视我们面临的问题而定。棘手的问题是,在出现人道主义灾难的时候,例如发生有计划的种族清洗或不折不扣的种族灭绝的时候,我们是否动用军事力量以及何时动用。

还必须经常强调,谈判解决冲突必须一直是任何解决冲突过程的首要 and 最终的目标。但是,如果争取和平解决冲突的所有尝试都失败或被弃置一旁,那么就出现了是否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使用武力问题。这就需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作出决定。安理会负有维持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自冷战结束以来,它以更加有效和更具新意的方式履行了《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职能。我尤其是指有关伊拉克、波斯尼亚、海地和阿尔巴尼亚等国的冲突。安全理事会面临的主要挑战仍然是有效地对付针对全体居民的严重和有计划侵犯人权的行为。

安理会对《宪章》第七章所规定权限的解释包含了震撼人类良知的人道主义局势。这对遭受残酷压迫的人们来说是一个福音,而对于当今的独裁者而言,却是一个恶兆。压迫全体人民、从事大规模屠杀和实施种族清洗的人再也不能以国家主权作为盾牌。他们也不能指望自己能够逃脱惩罚。面对诸如我们在科索沃和东帝汶所看到的人道主义悲剧,国际社会有责任采取行动。

不幸的是,对于科索沃所发生的种族清洗,安理会未能履行其职责。安理会的瘫痪会导致盲目的接受吗?不,面对国家主权原则在科索沃被滥用来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国际社会不能袖手旁观。

在此种严重的局势中,实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行动的决定是合法的,也是公正的。它开辟了政治解决的道路,使联合国得以重新发挥中心作用。

在东帝汶,我们面临着对行使其自决权的平民人口的广泛而有组织的暴行。此外,完全无视联合国的危险日益加深。幸运的是,安全理事会并没有瘫痪。国际社会的压力促使其采取行动。已经达成了部署多国部队的协议。

我们欢迎这一事态发展。

我们敦促印度尼西亚与多国部队全力合作。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仍应对其人口的安全负起责任。它必须让人道主义组织能够向东帝汶的流离失所者提供援助。

我们所有人都负有责任,应当促使国际社会解决这些问题,促使联合国采取行动,在必须诉诸武力时,我们应当寻求拥有这一能力的国家的帮助。实际上,这就意味着我们往往需要依赖该地区的国家和组织。

安全理事会必须竭尽全力,履行其对维护和平、安全和人的尊严的基本责任,这是全体会员国按照《宪章》第二十四条赋予安全理事会的基本责任。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只有在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才可使用否决权。同时应考虑到其对整个联合国利益的独特责任。它们应当说明,它们有什么理由认为出现了这种局势。

秘书长说过,

“任何武装干预,本身都是预防行动失败的结果”。(A/54/PV.4)

我同意秘书长的看法,即预防冲突和解决冲突应在国际关系中给予最优先考虑。它应在共同决心保护所有人人权的基础上进行。联合国是达成这一目的的必要和宝贵的手段。

当然,解决冲突不应仅仅成为一个动用武力的问题,请允许我指出冲突后局势的两个重要方面。第一,必须将犯有战争和反人类罪的人交付审判。设立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特别法庭是在民主价值观和法制基础上为建立有效的国际法律秩序而迈出的重要的第一步。法庭的工作表明,需要有一个常设国际刑事法院,审判犯有最残暴罪行的那些人。如果战争罪犯和类似的罪犯逍遥法外,持久和平与和解的前景将受到严重损害。

去年在罗马历史性地通过常设国际刑事法院规约是促使恢复法制和结束有罪无罚状况的里程碑,虽然并不完善,但罗马规约为建立一个有效和可信的法院奠定了令人满意的基础。我们敦促所有国家尽快批准该规约,以奠定这一历史性基础。丹麦准备在2000年春季批准该规约。

第二,必须向因国内冲突或战乱而分裂的社会提供冲突后援助。丹麦准备发挥自己的作用。关于西巴尔干地区,我们首先向难民并为其安全返回家园提供了援助。现在我们逐步将援助转向物质和社会基础设施的重建。已经制订了丹麦在这方面的行动计划。该计划预期,丹麦用于该地区的资金1999年将达到1亿美元,2000年将达到1.20亿美元左右。

科索沃的重建很重要。这包括建立运转良好的行政管理机构。联合国大家庭和许多非政府组织都在开展重要工作,值得我们给予全力支持。各方都应努力医治冲突创伤。

国际关系与国际合作不是建立在单一问题的议程基础上的。在一段时期内,某些问题可能会成为压倒一切的当务之急。在欧洲,我们必须处理巴尔干问题。但我们绝不能忽略国际议程上的其他重要问题,尤其是国际发展合作以及消除贫困的斗争。

目前,发展中国家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每天收入不足一美元,这些国家中全体5岁以下的儿童有30%体重不足,人口的14%寿命不足40岁,而金融危机使消除贫困的努力受到重大挫折,在这样一个世界上,发展合作必须始终是国际社会促进和保护人的安全和人的发展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

每个人都应享有全球化带来的机会,国际社会必须意识到其在这方面的一份责任。全球化绝不能等同于保护性和选择性繁荣。

消除贫困本身就是一个基本的目标。此外,贫困是冲突的重要根源,而同样,暴力冲突可能毁灭几十年的发展成果。因此,从长远来看,发展合作是有效的预防危机的努力。

国际发展合作必须建立在尽快实现将国内生产总值的 0.7%用于官方发展援助的商定指标以及执行近年来联合国关于人类与社会发展、消除贫困、可持续发展和两性平等问题大会的决定基础上。北京会议以及 2000 年哥本哈根首脑会议的后续会议是重要事件,需要我们给予充分关注。

丹麦将信守这些承诺,我们将继续执行将国民生产总值的 1%用于官方发展援助的政策。消除贫困是我们发展合作方案的主要目标。此外,我们正在提供资金,帮助解决环境领域内的全球问题以及维护和平和预防冲突。这些赠款将逐年增加,到 2005 年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0.5%,使丹麦对国际援助的总额达国内生产总值的 1.5%。

创造有助于发展的环境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对发展中国家本身来说尤其如此。改革不能是外部强加的。改革要想取得成功,必须源于当地并有地方的自主权。官方发展援助对帮助最贫困国家尤其是非洲的最贫困国家有其重大作用。官方发展援助还可帮助加强无力吸引私人投资的部门:保健、教育、社会部门和整体能力建设。通过这一方式,有关国家还可最终有能力吸引私人投资,为自己创造国际贸易机会。

在这方面,官方发展援助达到前所未有的低水平,极其令人遗憾。履行发达国家在国际上作出的官方发展援助承诺,已经成为一个信誉问题。这也是一个涉及多边体制的有效性的问题。我们如不提供必要的手段,联合国系统就无法完成我们所要求的任务。必须扭转官方发展援助下降的趋势,多边官方发展援助的比例应该提高。

许多贫穷国家的发展因债务问题而受到严重影响。因此,我们欢迎改进负债沉重的穷国(多债国)倡议的建议。但是,我们对该倡议的筹资没有取得进展感到失望。我们呼吁主要捐赠国响应科隆首脑会议的债务问题宣言,履行自己的责任。

除了援助,即不是代替援助,发展中国家需要贸易。必须尽一切努力在即将开始全球贸易新回合中使发展

中国家更顺利进入市场,增加发展中国家参加国际贸易的真正能力。

实现人的安全和发展并非两条独立的道路,而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没有经济和社会发展,谈论人的安全就没有意义。没有安全,就不可能有可持续发展。暴力冲突突然发生时,几十年发展的结果就可能毁于一旦。我们必须重视这两种关切,必须强调它们是国家、也是国际的责任。

因此,我们在新的千年到来之际面临一个重大的挑战,我们在明年的千年大会上必须对这一挑战给予足够的重视。

代理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印度外交部长贾期万特·辛格先生阁下发言。

辛格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看到古里拉布先生主持 20 世纪大会最后一次会议,感到非常高兴。我代表我的国家印度出席这次会议,感到极其幸运和光荣。我的确认为,他多年来在这里追求实现本国人民独立的梦想——我幸运这一梦想得以实现——比其他人更多看到了联合国最成功的时刻。正因为如此,他带给主席职务的洞察力因为经历了联合国各条信念的考验,因而是非常独特的。我确信我们都会因此而受益。

我还要借此机会热烈欢迎新近加入联合国的三个会员国:基里巴斯、瑙鲁和汤加。我相信它们的加入将会丰富我们的审议。

就在我向大会致词时,本世纪即将结束,世界即将迎来 2000 年。因此,回顾并反思人类 100 年前开始的历程,是适当和有益的。我们当时设想我们走向哪里?我们实际到达了何处?是否有人预见到 1999 年是什么样?因此,在过去的岁月里,是否存在任何里程碑能够为我们指明未来的道路?为此,我们必须评价 20 世纪,而我们只有一个衡量尺度,那就是阐明联合国的目标的标准。

毫无疑问,20 世纪在所有世纪中是最血腥的。但是,对比而言,20 世纪也是产生最深刻变革和最重要社会、政治和技术进步的世纪。它首先是个人和民主获得优势的世纪。正是在这一时期,王朝消失了,革命让王朝从古老大地上一股脑地消失了。在殖民地人民不可阻挡的冲击下,几百年的殖民主义成为历史。殖民地人民要求收回他们的土地,他们的灵魂,为的是让被压迫人类能够在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命运中拥有声音、拥有发言权。在这一世纪里,我们探测了海洋的深度;一飞冲天进入广阔无垠的太空;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到达火星,甚

至远涉未知的太空深处。在网络比比皆是的世界里,今天电脑的普及如同20世纪初期自来水笔的普及。数字革命已经到来。

今天的人类比我们的先辈更健康、营养和居住条件更好。然而,匮乏和饥饿、疾病和贫困依然普遍存在,包括在发达社会也是如此。我们掌握的信息比以往多得多,但我们是否更聪明了?识字已经普及了、但人类的文化教养程度是否更高?我们的全球联系更密了,但我们人类的联系是否更密切了?这种连接和联系是否减少了冲突和敌意?我们在这一世纪里资产和负债就这样无穷无尽。

我们在几乎每个方面都比1990年有了改善和丰富,但很不幸的是,暴力也大大增加了。本世纪成为了最嗜血成性的世纪,也许是因为在这最后的100年里,人类前所未有地利用科学完善杀戮的手段。我们所走过的道路,就是从加特林机枪走向今天受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威胁的世界的见证。那种早期的机关枪、20世纪初期的那种大型割草机,今天相对而言几乎只是一个玩具。我们分裂了原子,但释放出的能量却很少用于和平目的,更多的是用于具有不可想象毁灭性的武器。化学脱叶剂和精密生物武器也是本世纪的一个贡献。

过去的世纪经历了不是两次、而是三次世界大战。每一次世界大战都是一次大灾难,全球参战,代价极为沉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幸存者从战壕里走出来,寻求一个更好的世界以使战争不致卷土重来。我们因此创建了国际联盟。但不幸的是,战争并没有避免。国联失败了,因为我们让国际失望。第二次世界大战因而接踵而来,到战争结束时,世界的武器装备多到足以毁灭富于创造性的天才人类所创造的一切和每个生命的地步。但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和破坏中产生了联合国,它具有广泛的权力和责任的使命。第三次大冲突是冷战。冷战深刻地影响、塑造和左右了联合国的发展。这一战争同样直接或通过代理人冲突带来极其沉重的代价和政治和社会动乱,但这些都成了战争的结束。提出没有人举行全球和平会议以纪念最后这场战争的结束,这种观点的意义何在?

联合国本可以新的面貌出现,实行现代化和民主化,利用我们集体的经验来更迅速地应付新的挑战。甚至现在,我们能否在本千年大会的最后一届会议上采取某些行动来纠正这一局面呢?我们能否重新保证使这一机构具有信心、承诺和政治意愿以及所需的资源,使这一

工具能够实现全人类的志向呢?这一工具将指导地球进入下一世纪。

我们并没有很多选择。绝不能允许联合国丧失活力,或失去其中心地位。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也只有一个联合国。

本世纪具有至关重要意义的另一事态发展,是我们正在经历的国家作用的转变。我们从国家是一个控制和管理人类活动一切领域的机构进入到另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必须更支持、关心和鼓励公民个人和集体的努力;必须解放而不是限制其人民的能力和天才。

然而,假定国家的时代已经结束是一个错误。国家仍然具有重要的作用和相关性;因此国家主权也是同样。联合国并没有被视作一个超级国家。它也永远不会成为这样一个超级国家,主要因为对主权国家不存在一个可行的替代物。甚至全球化也只能通过国家这一中介发生作用。贬低、忽视国家的作用或使其边缘化也是不好的作法,因为国家越虚弱,就越没有能力促进其公民的利益。因此需要加强而不是削弱国家的功能。此外,一个由虚弱的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只能是虚弱的联合国,这一点不言自明。

全球化是一个重新出现的词,但其反面,即分裂也是如此。第一点是政治性和经济性的,第二点则完全是政治性的。让我们对这个问题多加讨论一下。显然,推动这一进程的技术现在已被大家了解;旅行和通信的速度只会加快;正如我所说,数字的时代已经开始,然而,尽管推动全球化的显然是客观的市场力量,但实际上它受到寻求政治和金融优势的势力的推动。这实质上是一个政治进程,如果历史对我们有任何教育,这就是这种过程不是线性的。仅以经济指标而言,现在世界全球化的程度与本世纪初相同。强烈的反应随之而来:设立了壁垒,对峙取代了合作,世界跌跌撞撞地进入了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紧张局势。我们是否正在为了暂时的利益或许不明智地重复昨日的错误?政治上的事后认识告诉我们,必须在政治上对全球化加以指导,使其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产生平等的经济机会。

在印度,我们珍惜人民的创造性天才。我们认为印度的卓越之处在于个人的自由。我们不赞成通过强加国家的意志限制选择。但是自由市场可能向那些甚至不是市场一部分的人提供真正的自由选择吗?这就是国家为何仍有责任保护贫困者,加强弱者。这也是我们民主信条的一部分。

我们注意到人权已成为联合国工作的一个全面主题。然而,人权的兴旺需要经济发展和增长,因为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世界,个人许多权利被剥夺的根源在于贫困所产生的边缘化。因此我们认为,发展应该是联合国的全面主题,作为其成功之一的多边发展体制必须得到加强,其着重点必须缩小到具有社会正义的经济增长所提出的核心挑战,而且它必须拥有对发展中国家的需要作出反应所必须的资源。国际社会将发现再没有任何投资会获得更好的回报。

我有幸作为世界上最大民主国家的代表向大会讲话。甚至就在现在,在我与你们分享这些思想时,大约6亿选民——相当于美国、加拿大和西欧的人口总和——正在进行民主选举我国下届政府这一令人振奋的进程。这是一个令人敬畏的场面,印度的民主如伟大的恒河一样波涛滚滚,不可阻挡。去年,甚至在1990年代中被称为东亚灾难给国际经济带来的巨大震动之后,这个民主国家的经济增长超过了6%。

在全球化提出的挑战面前,我们继续前进,既没有龟缩成“闭关自守的印度”,也没有放弃我们的社会目标。我们找到了我们自己的答案,设计了我们自己的政策,以应付这些新的挑战,仅仅人类的多样性就表明所采取的方法具有差异,即人类各自寻求相关解决办法具有的差异。这是一个经事实证明的真理,20世纪已目睹许多虚假的确定事实已成为瓦砾。

如今,当资本的流动已几乎不受任何限制,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已不可能抵抗资本的需求或应付资本突然逃离的后果。让我们反思一下,现在货币的流动,尤其是短期流动,没有任何秩序、制度或任何全球监督,即使我们企图使货物、服务和商品的贸易具有秩序和公平进行。但是当货币不是作为贸易手段,而是本身成为一种贸易商品,当货币的日交易额超过全球货物和服务的贸易,甚至全球国民生产总值许多倍时,我们如何应付这个问题呢?

如果全球化应使所有人受益,或者就因为我们不能让进步的车轮碾碎普通人,那么这里肯定就需要一些新的国际规章制度,某些秩序。让联合国采取主动行动,就发展融资问题举行一个紧急国际会议。

在政治领域,应付变化也需要开放和理智的方针,其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放弃暴力。这就是为什么恐怖主义完全背离联合国所代表和赞成的一切。恐怖主义是我们时代最大的全球性威胁。在这个民主时代中,恐怖主义违反了民主的基本戒律。因为其主要目

标是无辜者,所以恐怖主义是危害人类罪,侵犯基本人权。现在恐怖主义还严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因此,我敦促我们加强反对恐怖主义的国际协商一致意见。印度已经要求制定一项全面的打击恐怖主义国际公约。我们希望在本次大会上就这一问题取得进展。

我们还知道恐怖主义如何使用国际金融体系,如何利用国家和社会的崩溃,如何利用毒品与小型武器扩散之间的联系。因此今天我们目睹毒品恐怖主义利剑从高加索直劈南亚次大陆。两个世界最大非法毒品来源在我国的侧面。毒品资助的恐怖主义多年来一直是我国邻国的致命出口物。

这种因果的破坏性混淆的残酷例子就是阿富汗。世界已经目睹该国无辜男子、妇女和儿童几十年的悲伤。阿富汗动乱即被推向接近无政府状况主要是外部势力操纵和倒退到最愚魅的中世纪原教旨主义的后果。这种动乱目前外溢;而且被输出。并非人权尤其是妇女和儿童的人权在那里日常遭到侵犯;人权根本不存在。

我们同这个邻国的关系是悠久而且扎根于我们共同的过去。因此我们促请大会继续处理阿富汗人的巨大痛苦,并鼓励和支持早日成立真正代表该社会和国家各部分的政府。

恐怖主义是开放社会容易受其伤害的威胁;民主制国家特别难以抵抗由政府及其机构武装、资助和支持并受益于国家力量保护的恐怖主义分子。我国边界之外资助的跨边界恐怖主义已夺取我国数千公民生命,并已摧毁无数其他生命。我们将抵抗恐怖主义,正如我们在过去几十年中所做的那样,使用民主国家可用的方法。印度将战胜这种势力。这是我们对我国公民的义务和责任。

然而,今年稍早时印度再次遭受预谋的侵略。今年2月,希望再次消除过去五十年的无益关系,使东南亚次大陆走上发展道路,以期处理本区域真正的敌人——贫困、匮乏和饥饿——瓦杰帕伊总理向邻国巴基斯坦伸出了和平、友好与合作之手。随后进行了从德里到拉合尔的开拓性旅行。在拉合尔我们缔结了三项协定,其中一项是《拉合尔宣言》。该宣言是迈向持久友好与和平的路线图。

这一诚意之举被背叛了。印度遭受了正规军的预谋侵略。这不仅违反《拉合尔宣言》,而且违反25年来防止冲突的《西姆拉协定》。出于自卫,但以最大的克制,印度采取了一切必要和适当步骤,将侵略部队赶出其

领土。十分令人遗憾的是,这场侵略使我们发起的拉合尔和平进程倒退了。因为,虽然对领土的侵略较易撤回,但是被侵犯的信任领土极难恢复。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提请注意一个事实,这次在卡尔吉尔对印度的侵略表明有人试图通过侵略行径敲榨世界。这也是世界在阿富汗目睹的更广泛动乱的反映。

我要强调一个方面。印度士兵被俘后遭到酷刑折磨,受到非人道待遇,并在关押中被杀害,严重违反了《日内瓦各项公约》。这种侵权情况发生时国际社会一直反复力图建立法制,消除保护那些下命令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人的层层有罪无罚的现象。

因此,我认为必须重申印度民族性的一些主要事实。从我们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统治的斗争初期开始,我们的一个不容置疑的信念就是,印度是一个民族:具有许多信仰、多种信念的民族,多种形式和表现相互作用产生的文化和谐,但经多元化加强、毫无疑问的统一体。印度的民主活力也产生于这种统一体。而且在这种统一体和统一中,印度的查谟和克什米尔省是组成部分,而且将继续如此。因为这不是任何领土争端;这是主张对民族特性采取两种相反的态度。印度从未是教派民族;它是我们所接受的公民民族主义。因此查谟和克什米尔不是所谓核心问题。它是印度民族性的核心。

但是印度-巴基斯坦综合对话进程的道路是开放的。它没有先决条件。唯一主要内容是放弃暴力和跨边界恐怖主义,这些是《西姆拉协定》和《拉合尔宣言》——实际上和平进程本身——固有的原则。必须恢复这一进程。

我们对巴基斯坦的这种敌对成性的态度感到十分失望,因为这是当今我们地区的一种反常现象,在我们这一地区,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南盟)的所有其他国家都和平共处,并且双边地和通过南盟机制力图共同处理发展的重大挑战。但是,我们仍然坚信南盟的《宪章》中关于南亚地区合作与共同繁荣的理想并坚信本地区人民有能力、才干和意愿在世界社会里占据其应有的地位。我们各国人民的命运是相连的。这一地区的共同历史,可以追溯到人类历史和最高文明成就的起始。我们在力图实现本地区对未来的愿望的同时,也看到了我们光辉历史的复兴。

也许这是谈论一下全球化时代的多元化问题的适当时机。尽管我们认为对全球性的以及区域性的价值观念展开辩论得不出结果,但双方仍然采取了极端的立场。我们以保持接触的精神,促请我们的西方伙伴稍为

宽容一些,也稍为内省一点。尽管所有的民主国家政府都力图促进善政、人权以及社会责任,各国对待这些问题的视角,以及各国在这些方面的实行能力是不同的。僵硬地采用反映西方二十世纪末经济及社会状况的价值系统作为普遍的样板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反响,而这既不利于对话也不利于作出建设性的决定。

全球化也由于使人们更加认识到新的安全问题,而影响到我们对安全问题的思考方式。同样重要是,随着冷战的结束,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和平是无法通过各国实力的平衡或霸权主义秩序来维持的。为了维持全球和平与安全,为共同对付全球性的威胁,国际社会必须接受集体安全的概念。联合国为各国达成这样的契约提供了框架。既然冷战已经过去,大会应当重新启用这一框架。

全球核裁军是1946年大会通过的第一项决议中提出的目标。这一目标仍在向我们招手。

我要指出,我所代表的国家由于现有的不扩散制度无法解决我们的主要安全需要,而不得不得取得核武器。但是让我同时充满信心地指出,印度对全球核裁军的承诺并没有改变。印度是愿意就核武器公约进行谈判的唯一核武器国家,我们希望这项公约能够永远的禁止研制、生产、储存、使用和威胁使用核武器,并规定在国际核查制度下销毁所有现成的武器。

如果这只能是一步步来的进程,那么它在技术方面的第一步就是要求所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采取措施,减少无意中或意外的使用核武器的危险,并对此提供进一步的安全措施。与此同时应当采取政治步骤,将核理论首先转向不首先使用,然后转向不使用,从而在全球取消核武器的合法性。全球各国的独立专家意见都强烈表示支持这种措施。事实上,自冷战以后所发表的有关实现无核武器世界各项措施的每一项研究都强调指出有必要将核理论转向不首先使用和不使用,并且采取取消戒备的技术措施,作为这一进程不可避免的第一步。我们已经采取主动行动,敦促国际社会争取实现这两点,并希望在大会本届会议上,印度的倡议将能得到其应有的一致支持。

我国总理去年在大会上宣布,印度正就大量问题进行了讨论,其中包括《全面禁止试验条约》(全面禁试条约)。这些讨论还在进行,并且将由我国新选出的政府继续。我们的立场还是一贯不变的。我们仍然希望这些讨论能够圆满成功。自然,在我们力图在国内尽可能广泛的共识时,需要创造一种积极的环境。我们并且预计其他国家也会无条件加入这一重要《条约》。

尽管印度愿意开展建设性谈判,拟订一项禁止今后生产用于核武器及核爆炸装置的裂变物质的条约,可惜,日内瓦的裁军谈判会议至今未能取得任何进展。这也令人深思,因为众所周知,裂变材料禁产条约(禁产条约)只能作为逐步进程的一部分有助于我们的共同目标。因此,让我们克服这种不积极态度,同时把目光超越出禁产条约。

据此,在这对整个世纪进行审核时,我们要联合国在今后最初几年里做些什么事情?显然,联合国作为一个机构面临着两大主要问题:安全理事会的改革以及联合国的财政危机。这些问题是需要解决的。安全理事会必须更具有代表性,应该接纳发展中国家成为常任理事国,以反映联合国成员的变化以及当今的政治现实。我们前面已指出,依照任何客观的标准来看,印度担任常任理事国的资格是有说服力的。

可持续的和有利于环境的发展是印度继续极为重视的一个目标。2002年,1992年在里约举行的地球问题首脑会议上所通过的21世纪议程的第一个十年将结束。我相信,大会目前的会议将能开展对“里约十周年”进行审查的筹备进程。这将能帮助会员国年度各会员国在过去十年中对21世纪议程所作承诺的实施情况。这一进程对于实现我们持久和有利环境发展的共同目标具有关键作用。

这一世纪已经向我们表明,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共同的,它们是相互联系的。各种问题越过国界:各种问题相互触动。政治、安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挑战相互交织在一起,当这些问题形成一个死结的时候,就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割除它。我们只有在这里才能做到这一点,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做不到。我们在第一委员会审议安全问题,在第二委员会审议经济问题,在第三委员会审议人权和社会问题,等等,这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我们常常没有把各种问题摆在一起来看待,因此我们未能以应有的方式来利用联合国。

因此,最后,我谨建议,联合国在今后十年里应尽力处理我们今天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我们这样做时,必须作为由国家组成的一个整体,并把各项问题视为一个整体,因为很明显,在一个方面的解决方法将会有赖于或者得益于另一方面所作的进展。如果不同时一起解决各项问题,我们将完全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因此,我谨敦促大会在今后十年的最初几年里考虑以下方面的行动:举行一次为发展筹资的国际会议;采取有法律约束力和不可逆转的步骤来减少使用核武器的危险;改革和扩大

安全理事会;反对恐怖主义的全面性公约;以及在这全球化的时期里加强联合国的发展系统。

我最后引述《梨俱吠陀》中的一段话。尽管它是在五千年前写成的,但它跨越时间到达二十世纪最后一年中的大会本届会议。这段话的译文如下,

“同心同德不怀恨。

目标应一致,行动要共同,

同心又同德;

同心作决定,

忠诚尽职守。

群人心同在”。

代理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土库曼斯坦外交部长鲍里斯·希奥穆拉多夫先生阁下发言。

希奥穆拉多夫先生(土库曼斯坦)(以英语发言):首先让我祝贺纳米比亚外交部长西奥·本·古里拉布先生当选为大会主席。我还想对迪迪埃·奥佩蒂·巴丹先生在整个上届会议期间所做的有活力的和非常称职的工作表示感谢。

对联合国来说,去年——如果用军事和政治动乱的规模来衡量的话——相当于一个充满对人产生灾难性后果的人类自然灾害的一年。在很多方面,这是我们必须从中吸取教训的一年。它使我们认真思考各国的政治生存和对人的人身安全的保护。它使我们以新的眼光看待国际关系体系,这个体系在面对时代的新挑战的情况下无能为力。今天,我们不能再把一切都归咎于冷战的代价。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特别注意了秘书长报告中他努力分析现今的冲突的那个部分。那些冲突由于其起因和推动其发展的因素,并不总是能够以传统的方法成功地解决。报告中所描述的一个事实需要给予特别的考虑,即在过去十年中90%的武装冲突发生在国家境内,而不是国家之间。这个现象表明国家这个问题仍然是有现实意义的,并确定了在当今世界中选择发展道路的正确方向。国家统一的维持、民族之间的和谐和各种社会保障,再加上合理的改革步伐,可以被认为是今天确保每一个国家和平发展的基本普遍标准。我们这个新独立国家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我国在作为新生国家的困难阶段成功地避免了很多灾难。

这是土库曼斯坦第八次作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主体参加大会。没有我们的朋友们的积极支持,就很难想象土库曼斯坦今天的发展情况,这种情况使我们乐观地面对未来并建立了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长期方案。在这方面,我们感谢我们的近邻——伊朗、俄罗斯、土耳其、巴基斯坦、中国和印度以及我们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中的伙伴。从概念性的角度来看,土库曼斯坦的国际关系体系是建立在真诚和互利、中立和不结盟的基础上的,它们构成我们国家的两个基石。

我将借此机会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表示感谢并强调它的应该得到全面支持的大规模活动。土库曼斯坦政府和开发计划署一道开始了一些重要的国家项目,它们已经在社会领域、公共卫生、教育制度和其他方面的改革中产生了具体结果。土库曼斯坦准备继续与联合国的那个重要机构保持密切关系,以便寻找和利用新的合作机会。鉴于今后的重大发展任务,开发计划署对我们来说象征着整个联合国系统。

联合国专门机构与各国政府之间的有目的的合作为在每一个区域内确定冲突预防战略的主要内容创造了必要条件。从冲突地区和自然灾害区流入邻国的日益增加的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充满了造成紧张局势的潜在因素。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我们特别重视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的工作。土库曼斯坦政府和难民专员办事处一道正在实施一项以一个联合行动计划为基础的特设难民援助方案。

我想提请注意与以上专题有密切关系的阿富汗局势,那里的局势继续引起严重关切。土库曼斯坦在历史上与那个长期受难的国家有密切的兄弟关系。因此,我们真诚地关心在阿富汗重建和平和阿富汗国家的恢复。自从独立初期,土库曼斯坦就与阿富汗在相互信任和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关系。我们的立场是绝对透明和明确的:我们对冲突各方保持中立态度;在适当解释今天的阿富汗的现实方面采取建设性态度;愿意与冲突各方进行对话;以及执行创造性的经济重建方案。

正是出于这种愿望,我们近年初提出在阿什哈巴德举行阿富汗派别之间的两轮直接会谈,会谈得到两个主要派别的支持并产生了结果,使人对前景产生了希望。然而,我们认为,这个进程没有得到外部的充分支持,这些外部国家更热衷于宣布其良好愿望,促进其自身利益,而不是采取实际措施来帮助阿富汗人民。土库曼斯坦一直在努力帮助解决阿富汗问题,并将继续在任何形式的国际合作下为此而努力。这种国际合作包括在联合国主持下的“六国加两国”集团机制,因为这个机制具

有尚未开发的巨大潜力。我们都有理由提出这个问题,因为我们都遇到过未必最适合联合国的局势。联合国在阿富汗支助了一个特派团,而特派团迄今为止未能产生任何实际结果。实地的实际政治工作不应用写得很流畅的报告来代替。

我们都有以下看法:联合国在二十一世纪中需要进行合理的改革。关于二十一世纪中的联合国这个主题的千年大会将成为这个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土库曼斯坦衷心支持举行这样一个会议的建议。这个大会可以提供一个独特的机会,以便确定我们在今后将要面临的问题并开始一个加强和提高这个独特机构的创造性的进程。

各国代表团团长在本届会议上的发言包含着很多关于需要改革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以及使否决权更加均衡等问题的意见。土库曼斯坦坚持以下看法:在寻求改进目前情况的同时,最重要的是对解决有关本组织前途的问题采取经过深思熟虑的和平平衡的作法,而不是由于过份感情用事而妨害大事。在这个机制的工作中如果遇到问题,我们不应匆匆忙忙将它废弃,而应试图适当地诊断现有机制中的弱点。问题可能并不在于这个系统本身,而在于那些在各级代表该系统的人。

再次谈到制订和执行一个防止冲突和确保安全发展的制度的问题,我要强调土库曼斯坦从一开始就奉行的中立外交政策路线,始终正是旨在实现这一目标。秘书长的报告中明确提到,控制自然资源的斗争是主要冲突根源之一。因此,有关土库曼斯坦永久中立的外交政策倡议的执行,以大会1995年12月12日通过的一项特别决议为形式,在这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里海盆地极为丰富的碳氢化合物资源的开发,不仅与该区域各国、而且还与主要大国和跨国公司的利益连在一起。土库曼斯坦的中立地位旨在实现一种联合而非冲突的利益局势。

我们认为,在当今世界中,可以而且应当有利益地区,但我们坚决反对势力范围的概念。关于里海地位的问题在这方面是极为有意义的。我们数次表示我们对该问题的立场:我们要避免有关里海地位的工作从一个国际法问题变为一个政治问题。总之,我们认为在此论坛上提醒大家注意该问题是恰当的,以便我们能够避免有关海洋能源的法律定义和开发的问题政治化,并强调土库曼斯坦愿建立建设性的伙伴关系和作出明确确定的合理让步。

联合国各会员国面临的任务的极度复杂性是明显的。本组织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与全世界人民的希望相

等,他们认为将随着时代的改变而出现真正更美好的变化。这关系到大小、贫富、新独立和长期存在的各国。我们都面临着各种挑战,只有通过集体的努力才能战胜,同时承认各自的责任。这就是土库曼斯坦政治行为的逻辑及其成为本组织一个积极成员的意愿。

代理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捷克共和国外交部长扬·卡万先生发言。

卡万先生(捷克共和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要祝贺你当选为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主席,并祝你在执行你重要的职能时获得圆满成功。我还要借此机会感谢你的前任、乌拉圭的迪迪埃·奥佩蒂先生在整个一年中所做的负责工作和为联合国活动奉献的努力。

捷克共和国十分高兴地看到,大会在5年之后又一次有机会欢迎新的联合国成员——瑙鲁、基里巴斯和汤加。联合国大家庭的这次进一步扩大,证明了它日益普遍的性质,捷克共和国对此表示明确支持。

今年标志着捷克共和国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我国今年春天同匈牙利和波兰一道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华盛顿条约》第一条提到《联合国宪章》并使其成员承诺以和平手段解决国际冲突,我们回顾该条,认为该联盟自冷战结束后这一首次历史性的扩大,将有助于不仅仅在本区域加强稳定和安全。我们支持北约通过接纳其他国家而继续扩大,我们确信,这第一步对它们来说也将具有推动和动员的特点。

北约新的战略概念强调其对安全问题的广泛做法;它设想不仅需要面对军事危险,而且还需要监测可能会破坏安全与稳定的经济、社会、环境和政治问题。北约表明它既有处理危机的职能机制又有处理人道主义危机的能力。然而,该联盟显然需要经与联合国的有效合作而充分利用其潜力,联合国有能力监督文职政府和基础设施的恢复。正是这种密切合作,突出了我们对和平的承诺同我们以军事手段挑战公然侵犯人权行为的意志一样坚定。当然,没有北约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西欧联盟或欧洲理事会的合作,就无法想象欧洲区域安全概念。

由于欧洲的发展深受日益加深的一体化的影响,我国进入欧洲联盟的长期进程的成功完成,目前是捷克外交政策的最高优先目标。捷克共和国于去年春季开始了入盟的谈判,正推动与欧洲联盟成员国和有联系的国家之间的政治对话。我们通过积极参与“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迄今显然正在我们作为联系国的地位的严

格框架内,承担起欧洲乃至世界发展的那部分责任。我们非常重视欧洲一体化的社会环境层面。我们充分意识到,这些层面的重要性将继续扩大,以保持与全球化的发展同步。

两极化世界的解体,带来了从对抗向合作的过渡,引起了建立一种新的安全构架的努力,并导致尤其是欧洲大陆上的一体化进程。然而,它也造成潜伏威胁的再次出现以及新的不稳定中心的出现。科索沃的悲剧和其他危机,使我们更清楚地意识到人的个人安全及其作为世界上和平与安全的先决条件的保障的原则的重要性。在20世纪结束之际仍在犯下同文明世界格格不入的最恶劣暴行这一事实,使这一意识更加不幸和令人震惊。在这方面,捷克共和国要表示它对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工作的赞赏和支持。捷克共和国确信,国际社会的努力应促成对一切所犯暴行的公正惩罚。

联合国外交及英联邦事务大臣罗宾·库克再次正确地指出:我们必须打击不受惩罚的文化。应当追究所有罪犯的责任。秘书长科菲·安南说,无论可能在哪儿发生的大规模和有针对性的侵犯人权的行为,都不应允许其存在。

科索沃将成为国际体制取得成功的基准。科索沃现在正处于一个需要捍卫和平的时期,一个要实现该区域政治稳定和民主化、经济稳定和逐步发展的时期。捷克共和国十分关心该区域各方面的稳定。因此,捷克以现任中欧倡议主持国的身份,参加了塞拉热窝稳定条约首脑会议,并致力于该区域的民主化、经济重建与安全。当然,我们完全知道,这项工作说比做起来容易得多。在这条道路上有许多巨大障碍。

联合国在提供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平解决争端无疑将继续成为联合国的主要优先之一。因此,捷克共和国十分重视利用维持和平行动处理危机局势,并支持旨在提高效率、特别是在其迅速部署方面提高效率的各项努力。在许多情况下,速度似乎是关键问题。但是,联合国也必须有充足的资金来有效发挥这种要求很高的作用;不幸的是,由于某些会员国未能履行其财政义务,目前联合国的财政资源相当有限。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就突出体现了这些问题:该特派团没有得到其程度同目前安全局势和非常困难的恢复科索沃民政管理工作相适应的资金保障。另一方面,该特派团可能是联合国历史上部署最迅速的特派团。

科索沃特派团的重要性表现在,它作为科索沃最高民政当局,协作国际区域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各项活

动。虽然国际安全部队显然无法长期取代民政管理和警察力量,但捷克共和国仍非常赞赏科索沃特派团和驻科部队之间的积极合作。

联合国特别是秘书长驻科索沃特别代表贝尔纳·库什内尔先生承担着主要责任。几天前我曾有机会在访问普里什蒂纳期间亲自了解他的困难工作,秘书长特别代表需要国际社会充分支持其各项努力,其中包括改造科索沃解放军,使之成为一支非军事性科索沃保护部队。捷克共和国明确支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组织)华盛顿首脑会议规定的使科索沃得以建立民主和多种族社会的一切步骤和措施。不幸的是,我在科索沃逗留期间没有发现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科可在任何可遇见的将来真正实施这一构想——情况恰恰相反。塞尔维亚人在科索沃的人数不断减少、被谋杀的持续威胁——甚至对塞尔维亚老寡妇的谋杀威胁、库什内尔先生告诉我的恐怖主义秘密团体的影响日增、日益普遍的复仇精神、缺乏受过培训的警察力量、地方民政管理的空缺、腐败病和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各部门之间的争斗,这些只是其中的一些障碍,为了防止未来前景仅仅成为根本无法实现的梦想,必须对此加以果断处理。

我全心全意的同意秘书长的明确阐述,即人道主义行动的承诺要合法就必须具有普遍性。这不仅意味着我们对和平和稳定的承诺不能止于停止敌对行动,而且还意味着我们必须被别人眼里对各种族和各区域都客观公平。我高兴地注意到,最近“东帝汶不是科索沃”的论点被悄悄地放弃了。秘书长已表示,人类必竟是不可分割的;我们衷心地同意他的这个观点。

捷克共和国打算继续参与联合国和区域组织领导下的和平行动,由北约指挥的捷克部队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科索沃的行动就特别证明了这一点。第一批捷克警察将在今后5天内抵达科索沃,以参加科索沃特派团的警察力量,库什内尔先生曾告诉我,维持科索沃民事秩序所需的警察人数现在比最初估计的数字增加了一倍多。警官而非军人受过调查谋杀案的培训,更重要的是,他们知道如何采取措施防止谋杀或其他对法律和秩序的严重挑战。捷克共和国还准备考虑向联合国驻塞拉利昂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和平特派团派遣军事观察员,当然在最近接到澳大利亚的请求和就安全理事会授权问题达成协议后,也准备向东帝汶派遣军事观察员。

捷克共和国对东帝汶的事态发展感到关切。我们欢迎东帝汶人民经过几十年后得到行使其自决权的机

会,令我们感到非常震惊的是,公民投票的结果导致了流血和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印度尼西亚接受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使我们相信,联合国将成功的确保该地区的和平。

危机充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也同通常提供给受害平民人口的人道主义救济密切相关。正如我们在科索沃所看到的那样,安全局势急剧恶化会造成毁灭性人道主义危机。在这方面也有必要看看是否可能简化联合国决策机制。令人不安的是,例如,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没有充足的资源和能力处理该区域的人道主义危机,这主要是某种程度的僵硬程序造成的。

毫无疑问,国际社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和彻底消除这些武器。我们的目标仍是建立一个没有任何核武器的世界。就即将在2000年召开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审查大会而言,捷克共和国要求克服在支持不扩散核武器的有关条约的谈判工作中出现的停滞状态,并要求各国特别是有核国家制定更加积极的态度,在裁军进程中创造更有利的气氛,并在新的千年采取明确、实际和可执行的核裁军措施。

毫无疑问,早日批准美国和俄罗斯间《第二阶段裁武条约》将大大有助于振兴裁军进程。我们认为,实现《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全面禁试条约》)普遍适用和尽快批准,是一项非常迫切的任务。在这方面,我们特别赞赏法国和联合王国批准《全面禁试条约》。捷克共和国希望今年10月将在维也纳举行的《全面禁试条约》国家会议能帮助其他国家加快批准。

我们欢迎提高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效力的努力,并且继续表示我们支持就《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的一项核查议定书早日开始谈判。

关于常规军备,捷克共和国支持有利于提高透明度的一切措施。它一贯履行义务,通知有关的登记册并且支持扩大这些登记册的程序,以包含更多种类的武器的努力。捷克共和国同国际社会完全一样,严重关切手持武器和轻武器的非法转让,支持制止这类活动的一切必要措施。在限制和禁止使用杀伤人员地雷的国际努力方面,我可以满意地告诉大会,在去年批准《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性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第二号议定书》后,捷克共和国已完成了批准《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

雷及销毁此种地雷的渥太华公约》的程序,不久将向秘书长递交我国的批准书。我们支持争取实现该公约普遍适用的一切努力。我们继续参与此种排雷和向地雷受害者提供帮助的国际活动。

捷克共和国欢迎扩大裁军谈判会议,再增加五个成员国。我向它们表示热烈祝贺。同时我们表示希望,裁军谈判会议能克服目前停止不前的状况,不仅就一项禁止为军事目的生产裂变材料的条约开始谈判,而且开始讨论军备管制和裁军包括核裁军等其他重要问题,以及对无核国家安全保障问题开始会谈。

今年无疑是对联合国的一场真正考验,也是对危机中跨国决策的一次严重考验。这次考验对联合国的未来极端重要,但它还没有结束,还没有得出适当的评估。不仅仅是科索沃暴露了联合国目前状态无法充分利用它作为实现《宪章》中所提出的目标的一个不可取代的工具的潜力。因此,在将要跨入第三个千年的时候,本组织寻求找到对国际社会如何才能成为一个真正负责的社会,而联合国在此进程中应发挥哪种作用的问题的答案。

我们认为,联合国首先必须适应当今世界冲突性质的变化。它们已不再是传统的国家间冲突,而在多数情况下是与内战非常相似的国内冲突。联合国和整个国际社会需要清楚地界定国家主权与保护人权之间的关系,并且最终参与讨论它们应如何支持能控制武装部队的理智的文人政府。这方面,我们应该明确地注重秘书长有关个人主权和每一个人都拥有权掌握他自己命运的论点。

第二,大大加快联合国改革进程,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改革进程的紧迫性正日益明显。捷克共和国充分支持秘书长的改革努力,而且我赞成安南先生今年7月在我们的布拉格会谈中向我表示的有关改革谈判早日取得实质性进展的乐观态度。我必须承认,我们认为今年谈判的结果,特别是有关安全理事会改革谈判的结果,是不够的。这当然同联合国在科索沃冲突初期的作用相对应。安全理事会的构成需要改变。捷克共和国认为,安全理事会的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数目需要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必须加强。

第三,需要设立预防冲突机制,重视歧视、贫困、获得原材料和武器贸易的问题。武器贸易不仅仅包括大型、复杂的武器系统。首先需要我们强硬地解决的是手持武器和其他小军火的过多积累,因为这些个人武器在大多数的冲突中起关键作用。我要表示,我充分支持

联合王国外务大臣罗宾·库克提出的制止小军火非法贸易的呼吁。区域组织如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和非洲统一组织的合作,也应在预防冲突方面发挥作用。这些区域组织可能更成功地处理冲突。我非常欢迎秘书长在这里强调从一种反应的文化走向一种预防的文化。

第四,联合国在人权领域可作为更广泛的人的安全概念的一部分的作用,应该大大加强。我们欢迎秘书长在对今年的人权委员会会议上讲话时所作的个人声明,他说,“我已把人权作为每一项联合国方案中的一项优先任务”。在我看来,这正确地反映了今后联合国应给人权问题的重要地位。联合国应该确保人权的普遍性质得到接受,并作为指导国际社会行为的一项主要原则来提倡。我们应该通过我们的联合努力,在下一千年保障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有尊严和完整的生活。在新的千年将要到来之时声称人权是相对的,主权国家在它们自己的领土违反人权完全是它们的内部事务,因此不是国际社会其他成员应关心的问题的作法,是不能接受的。如果联合国不能公开捍卫人权的存在,它也就不能捍卫它自己的存在。

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秘书长有关必须确保普遍合法性的警告,它是就对南斯拉夫进行的轰炸提出这一警告的。恰巧,捷克新政府已通过一项新的外交政策概念,其中把人权作为它的主要支柱之一,并同时强调维持和平行动最好得到联合国授权。

第五,世界在国际关系中遵循法律规则的情况下迈入二十一世纪符合联合国的重要利益。前南斯拉夫的局势,包括科索沃的事态发展,清楚显示出国际司法机构今天在提高国际法的威信和逐步将它纳入政治决策过程方面已经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联合国各国际司法机构对国际法的执行对于全球公众舆论如何看待联合国本身有着重大的积极影响。

我现在要简短地谈谈另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土耳其、希腊和台湾等地最近发生的地震突出说明世界必须有能力对遭受大规模自然灾害的地区提供协调的帮助。我们认为,这一经验应导致进一步加强和加深前些时候已经提出的建议,也就产“白盔人员”构想。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将“白盔人员”扩展到联合国所领导的正规国际救援部队内,使其能够就地协调行动,当然这还应征得接受这些援助的国家的同意。最终的目标可以是组建快速反应国际部队,由各国的特遣队以及可以在几分钟或几小时内派往受灾地区而且装备良好的常设专家小组组成。

最后,让我们再次提醒我们自己:联合国的未来主要取决于会员国的政治意愿。因此,找到大会今年届会上所提出问题的答案不仅仅取决于联合国,而且取决于整个国际社会。千年大会应为我们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提供重大的机会。我还希望千年大会将决定性地推动加快联合国改革方面的工作。科索沃危机非常清楚地强调了联合国改革的必要性。我相信,现在可望重新使各方致力于多边行动以及联合国在捍卫《宪章》所载民主、人权和法治等基本价值的斗争中的主导作用。

坦白地说,在这里听到代表那些远比捷克共和国拥有更多资源的国家的一些政治人士的发言使我向来很谨慎的乐观略有增强。不幸的是,我们的资源相当有限。然而,我们将继续支持联合国,而且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将继续参加它的行动,帮助它把大量的资金用于人道主义和发展援助等方面。虽然今晚已经很迟了,但我要指出的一点是,我们将始终乐于提供帮助。

代理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请巴基斯坦代表发言。他希望行使答辩权发言。

我谨提醒各代表团,根据大会第 34/401 号决定,行使答辩权的发言第一次限于 10 分钟,第二次限于 5 分钟,并应由各代表团在它们的座位上发言。

哈克先生(以英语发言):我这次发言是要对印度外交部长今晚早些时候所作的发言作一反应。他在发言中谴责巴基斯坦对印度采取了执意敌对的态度。这样说既不符合事实,也是虚伪的。纵观历史,印度关于它诚意对待其邻国的说法是难以,甚至不可能蒙骗其邻国的。

自独立以来,印度在该区域内外的野心、它动辄使用武力的倾向以及它的霸权和扩张主义政策都多次显露无遗。我要简单地回顾一下,自其独立以来,印度就以武力占领了一些领土。我指的是海得拉巴和朱纳加德领土、葡萄牙的果阿领土、锡金王国、查谟和克什米尔以及印度对巴基斯坦一再发动的侵略和战争。

印度的野心还导致它获取了核武器,从而使南亚陷入了一场核军备竞赛。巴基斯坦极力要做的是捍卫自己,捍卫它的主权、捍卫它的领土完整和独立,因为巴基斯坦首当其冲地遭受了印度的侵略,而且曾经一度由于这一侵略而被肢解。

印度外长还提到查谟和克什米尔是印度国家地位的核心所在。如果这的确是印度国家地位的核心,那肯定是一个烂透的核心,因为这个核心的基础是剥夺印度

曾向国际社会、安全理事会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承诺的自决权利。

向这个机构派驻代表的大多数国家都是通过行使这一不可剥夺的权利而建国并获得独立的。任何国家地位的核心都不能建立在剥夺这一基本权利的基础之上。如果查谟和克什米尔是印度国家地位的核心,那么它就是建立在违反和公然蔑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以及国际法和道义的基础之上的。顺便提一下,安全理事会正是印度希望获取常任席位的机构。

如果这就是印度立国的根本,则它是建立在大规模镇压、谋杀、纵火、强奸妇女的基础之上,因为仅在在过去十年中,在查谟和克什米尔,就有 60 000 名无辜者遭到谋杀,成千上万的妇女遭到强暴,许多村庄整个被烧为平地。没有那个国家可以夸耀以这些卑鄙行为为基础的根本。如果这确实就是印度立国的根本,最好还是少说为妙。

查谟和克什米尔局势的真相在于,查谟和克什米尔不是印度的一部分,而且从来也不是印度的一部分。有历次安全理事会的决议保证克什米尔人民享有自决权。印度接受了这些决议。查谟和克什米尔的人民抵制了最近的选举和早些时候的选举,这些是印度举行的假选举。他们没有参加这些选举,以表明他们疏远和拒绝印度的统治。

有 70 多万印度士兵和准军事部队参与了镇压克什米尔人民的斗争,通过大规模侵犯人权、谋杀、暴行、镇压、监禁和摧毁克什米尔经济,镇压他们的抗争和压垮他们的精神。所有这些都由国际人权组织,例如亚洲观察,大赦国际和包括一些印度国内的许多人权组织作证。

印度外交部长还谈到卡尔吉尔。卡尔吉尔是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为争取其自决权而坚持斗争的一个例证。在克什米尔人民享有自决权之前,他们的斗争将持续下去。

外交部长还自以为是地指责巴基斯坦在一些印度士兵被俘后,拷打和杀害他们。再没有比此更加荒诞的谎言。巴基斯坦遵守国际法。它既不折磨也不杀害任何印度士兵。它不需要这样做。

面对印度这些无理指责,我们现在采取这样一种做法,即在交还进入我国领土后被巴基斯坦监禁或捕获的印度士兵时,邀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人员前往观察。

印度外交部长还谈到国际恐怖主义。奇怪的是,他竟然会讲到这个问题,因为是印度撰写了关于国家支助的恐怖主义做法的书籍。关于印度对克什米尔人民的国家恐怖主义,有许多文字记录。印度对巴基斯坦的国家恐怖主义导致了数千人死于非命,导致了肆意动用暴力,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粉碎人民的精神,在人民之间制造不和。我们有几百名印度奸细的供词,证实了这一事实。

在民主和多元化问题上的矫情,除非化为行动,否则毫无意义。印度是一个一边大谈和平,一边建立核武库的国家。印度是一个一边在联合国大谈和平,一边对查谟和克什米尔的无辜人民发动不间断战争的国家,原因只是因为人民敢于要求自决权。

通往和平之路确实是敞开的。巴基斯坦一直要求与印度对话,注重成效的对话。

我们呼吁印度结束其在克什米尔的镇压,与巴基斯坦进行对话,在这条道路上迈出第一步,以按照其人民的意愿就查谟和克什米尔问题,并就两国之间所有其他悬而未决的问题寻求公正的解决办法。

下午9时05分散会
